

石林居士建康集目錄卷第一

詩一

赴鎮建康過京口呈劉季高

將至建康將佐出迎

再至建康

府中即事

送模歸下山

并示僧宗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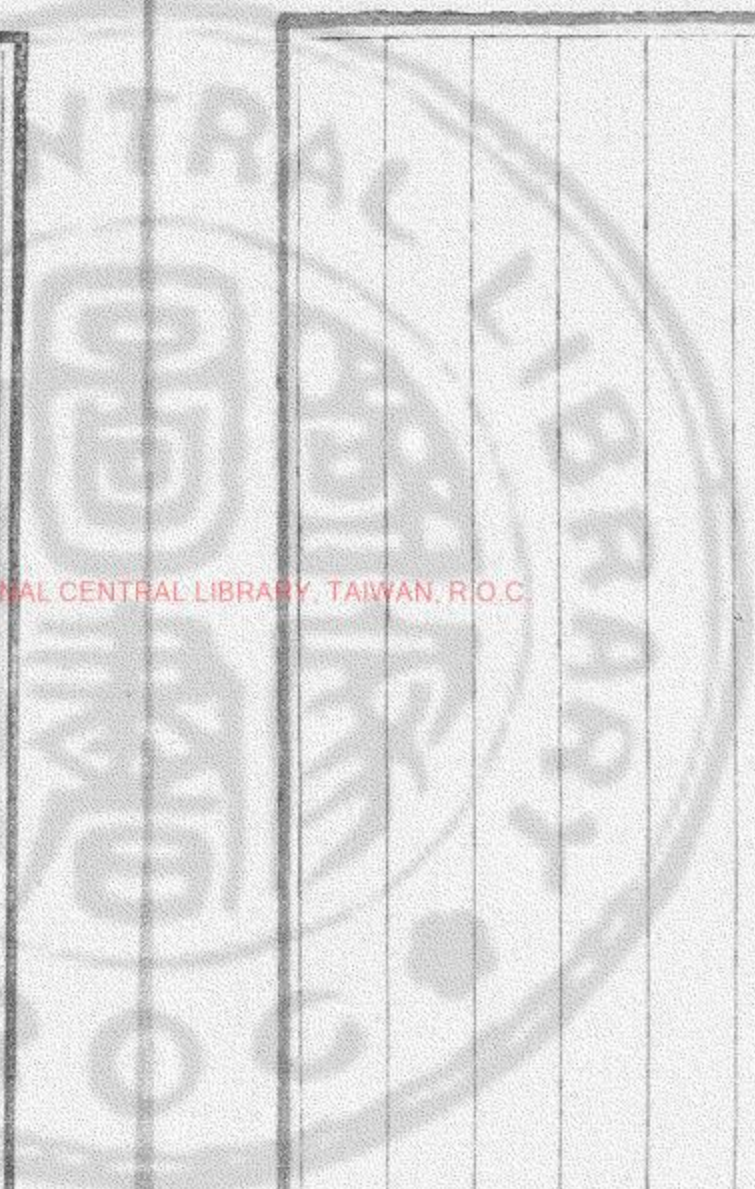
重九參議馬君攜詩相過因次其韻

九日用去年韻寄徐

光宗濟祝子權

望蔣山

自和



西齋太湖石

與晁激仲夜話

次韻答激仲

再答

又答

邊報與山中信併至

雨夜西堂寫懷

雨夜與模論中原且起模與徐光宗宗游清涼

觀形勢嘉其有志因以免之

連日邊報稍希西齋默坐至夜分

獨坐讀舊書

懷西山

杜堊大夫作南憲求詩為賦

送光上人還湖南光丞相吳元忠之母弟舊

名光宗字元常以進士入官已而棄家祝

髮云

張暘叔晁激仲相過共話宣和間事

次韻馬參議同游蔣山

再次韻

三次韻

四次韻

劉少師園二首

蔡子因相過留踰月

次韻再答子因

蔡子因用前韻留別再答二首

劉太保馬軍屢捷

題蔡子因雙鳩百菜桃畫

寄徐光深立

陳子高移宮浙東戲寄

戲示幕客

章幾道將歸小飲懷謝誠父

聞邊報示諸將

虜酋復過河王師出討

遣晁公昂按行瀕江營壘

聞兀朮將過淮再遣晁公昂覘師

登南城

與陳子高夜話

送馬參議從辟劉太保

次韻馬參議留別

寄潭州謝誠父

久不飲酒厨人獻白醪却之

立秋二首

秋高申戒諸屯示幕府

寄順昌劉節使

二月六日虜騎犯歷陽方出師客自吳江來
有寄聲道湖山之適趣其歸者慨然寫

懷

淮西軍連六告捷

為山亭後有小池叢石間得石螭因以解汲

水導注之

為山亭移植冬青成陰

小欽示幕府

卷第二

詩二

徐光宗濟書報嘗過余石林

聽莫撫幹彈琴

送沈傅曜

八月二十日

偶書為山亭五首

次韻程伯禹贈趙朝請

次韻程伯禹時字韻

送表弟晁公老公海帥幕

題晁公老惠崇溪山

再賦

觀化堂編校舊書

憶朱氏西澗

雨後為山亭獨卧

七夕

送王陞歸知果州

祈雨

再任後遣模歸按視石林

祈雨未應復請於茅山來石

每歲病肺去冬以來偶不作遂得安眠

聞莫尚書周侍郎已自鄂州過江入漢上

東園作草堂新成

三月八日草堂獨坐

徐崇立相過

同光宗

立游蔣山謁寶公塔王荆公墓晚過草

堂寺周顥故宅也

明日復游石頭城清涼寺再用前韻

又明日復同光宗立總領吳德素運使章思台

過天禧寺雨花臺再用前韻

與光宗立夜話有懷石林復用前韻

用前韻送光宗立

為山亭脫卧

次韻方仁聲惠文編

戲方仁聲四絕句

次韻馬參謀蔣山開堂飯素

諸幕府見和復答二首

次韻馬參謀新作山亭

方參議用前韻記嘗過余石林次韻答之

徽宗皇帝挽歌辭五首

哭趙叔問

銘

賜硯銘

新坑端石硯銘

晁激仲琴硯銘

式井銘

似菴銘

贊

東山園贊

法服禪師真贊

卷第三

書後

書高居實集後

書明堂吹簫圖後

書鄧氏志徽宗曾祖陰德詩後

書傷寒治要後

書陸探微師子畫贊後

書方勺雲茅漫錄後

書唐李氏弼告後闕

書唐李氏告後闕

論

蘇秦論闕

范增論闕

續養生論上闕

續養生論中闕

續養生論下闕

序

程致道集序

卷第四

記

細書閣記

府學記

建康掩骼記

建康府保寧寺翰藏記

書為山亭石上

祝文

到任謁先聖文

到任謁諸廟文

祈雨寶公塔文

祈晴寶公塔文

祈晴諸廟文

祈晴寶公塔文

謝晴諸廟文

祈雨諸廟文

再祈雨諸廟文

謝雨送洞府龍神文

謝雨諸廟文

祈晴諸廟文

祈雨請寶公入城文

謝雨送寶公還山

祈晴寶公塔文

祈靈諸廟文

祈雨諸廟文

祈雨請寶公入城文

謝雨送寶公還山文

謝雨送洞府龍神文

祈雨諸廟文

祈雨寶公塔文

謝雨寶公塔文

謝雨諸廟文

祭文

徽宗祭文三首

祭謝侍郎文

祭韓運使文

祭周大夫文

祭淨山主文

顯祖贈太師惠國公焚黃文

顯考贈太保焚黃文

卷第五

表

謝到任表

謝傳宣撫問茶藥表

謝乞官觀不允降詔表

賀天申節表

謝太中大夫表

賀天申節表

謝資政殿大學士表

賀明堂禮畢降赦表

賀皇太后丹寶禮成表

謝太禮加封食邑表

謝奏陳金賊退敗降詔焚諭表

謝軍寨遺大放罪表

賀天申節表

謝傳宣撫問賜茶藥表

謝再任表

謝觀文殿學士表

謝居民遺火待罪令安職表

賀天申節表

賀大朝會表

卷第六

劄子

辭免初除劄子

謝傅宣撫問賜茶藥劄子

辭免觀文殿學士劄子

奏居民遺火待罪劄子

再奏居民遺火待罪劄子
乞宮觀劄子
又乞宮觀劄子

奏狀

辭免初除第一狀

第二狀

第三狀

乞晉卞將軍廟額狀

第一次乞宮觀第一狀

第二狀

第一次乞宮觀第一狀

第二狀

第三狀

卷第七

奏狀

辭免左太中大夫狀

辭免資政殿大學士狀

辭免加封食邑狀

第三次乞宮觀第一狀

第二狀

第三狀

辭免觀文殿學士再任狀

啟狀

到任謝執政啟

回徽州曾侍郎啟

賀宣用汪相公啟

回霍經制啟

賀汪相公建節啟

回南京留守路樞密啟

回王正字啟

轉大中大夫謝執政啟

回吉州王舍人啟

賀三京招撫劉太保啟

回信州劉侍郎啟

除資政殿大學士謝執政啟

賀張少師奏捷啟

除觀文殿學再任謝執政啟

書

與秦相公論防冬書

又與秦相公書

又與秦相公書

卷第八終

書

與曾天游書

又與秦相公書

與梁仲謨論權貨物書

答王從一教授書

答尹穉書

碑

忠烈廟碑

傳

賀鑄傳

誌銘

夫人慕容氏誌銘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一

詩一

赴建康過京口呈劉季高

客路重經黃鵠前故人仍得暫_留連長槍大劔笑安用白
髮蒼顏空自憐照野已驚橫雉堞蔽江行見下樓舡灞
陵醉尉無人識漫對雲峯說舊年時季高再新
城上月觀

將至建康將佐出迓

遙憐部曲遠相迎稍記當年驃騎營莫作揚州貴人看
箭聲聊聽餓鴉鳴

再至建康

老罷那知力已疲君恩誤遣出車詩犬羊可有中原地

熊虎空高大將旗江海百神朝魏闕風雲千里護彤墀
白頭再啓征西將深媿甘棠詠去思

推轂何堪付老儒腰間仍佩玉麟符千門萬戶照天闕
二水三山非故廬談笑定誰能却獻哀啼真自笑非夫
淮南金鼓連滄海為越嫖姚速破胡

府中即事

稍喜胡塵欲漸清離宮雙闕照層城不驚巷陌銅駝沒
自愧兒童竹馬迎衰謝巨堪仍薄頌病慵久已廢杯行
三山不動潮頭過洵、江流自不平

口口坐笑往來頻俯仰之間迹已陳可是猶思建鄴水
却應喜近洛陽塵十年編閱三行闕

余自維臨安及今
凡三至駐驛之地

四海奔馳一老臣未有夷吾在江左紫車空換兩朱輪

送模歸下山并示僧宗茂為余守西巖者三

首

自我離山間忽已兩改月饑人不忘食未坐先已說家
僮扶書至驚起慰愁絕推尋到難大問訊窮曲折此生
豈多為一整萬慮滅可能復大錯更鑄八州鐵

江東領
八州

汝歸馬蹄輕初不恨觸熱慙慙報松竹吾豈成久別
端居探幽奇自謂畧已徧昨登西山巔雄絕昔未見溪
湖莽吞吐雲物紛百變乃知十年閑尚未遺勝踐巢成
輒棄去我豈秋社燕

淮南山也
其去而

為吾課童僕開闢盡二面

莫言羊腸除徑小頃屢轉杖藜不用扶吾脚猶爾健

生長在山間從翁守蓮戶人言膏梁子粗免污欽宗袴官
居無多戀暫止復遽去家法恐未傳此心良已素義禪
脫從我似識此間趣西巖鬱嶽岑久斷俗子路聊持山
中節為我主留務封陟際湖海雲月皆所部

建康舊俗貴重九上已諸尊皆休務祀神祭
北山參議馬君獨不出携詩相過因言石林
之勝次其韻

倦飛歸鳥正思還扣戶聊分半日閑勝事漫同談栗里
佳時休笑負龍山簿書已老無餘力香火朝真有舊班
他日尚期能過我試窮千嶂共追攀

去歲以九日期賀于忱徐光宗濟祝于權為松

菊臺之會作寒字韻詩唱酬數返今歲郡齋
獨坐慨然有懷復用前韻寄光宗濟于權時皆

在湖州

地近中原怯早寒一杯何處復追歡同尋澗壑閑誰共
強逐風塵老自難歸夢孰知元有約故情應得相舊相
看閉閣且示維摩病國盡他年付瓦官世傳願觀之畫
維摩像皆此間
瓦官寺
本也

郡齋望蔣山

十年在空山未覺與世殊再來撫城郭始悟非吾廬豈
不有華屋旌旗拱王都我冠坐清旦百吏前走趨而我
塵廉姿儼然若囚拘忽看北山岑突兀當坐隅

歡然頽之笑便欲凌崎嶇似我槿籬間曾戀儼相扶口
瞻不得往起步空吁少年四方志願躬略九區哀慵一
如此畢願終田間拙艱固應爾豈但悲老夫

自和

生涯一茅屋物役忘萬殊再為東諸侯作軍寇被廬追
尋念往迹六鷁慙宋都詞余以請官浩歌記土風誰能和
且趨自笑良已隘真成楸株拘耶云效知止未敢傷庶
隅茲山閱人多龍蟠委崎嶇寄我千里日筇杖尚堪扶
但愁見中原驚心愴嗟吁何由返吾舍小徑遵芋區未
用懷遠遊蒼茫賦三閭明當秣吾馬解組戒僕夫

西齋初成解中舊有太湖石數十株因植之

庭下

萬壑千巖不易求壺中聊寄小瀛洲稍看砒兀雲峯出
便有檀欒桂黃宗幽絕境自知難遽忘竒蹤爭在獨能留
山翁已老猶兒戲漫數伸眉一散愁

與晁激仲夜話

外家文采到諸郎梁辭鋒未可當伴我何辭共戎馬
憐君那欲濯糟漿激仲以池州酒正從余詳殘年落寞風塵際永夜
從容燈燭光秋悲痛舟吾欲去病慵無意薄淮陽

次韻答激仲

牛渚誰逢臨汝郎參軍暫肯佐戎行世緣不擬營三窟
人事那求饋五漿春近嶺梅橫暗藥夜寒霜月落飛光

十年情話何由盡我亦傷心歎渭陽

再答

生涯久許捕魚郎鳧鴈相追不亂行但遣陶廬有松徑
不辭楚酒醉椒漿交情老栢寒方見妙語靈珠夜有光
回首漸知歸路好已看梅柳動初陽

又答

家聲合繼紫微郎晁氏自文元文莊皆嘗歷知制誥至道復為中書舍人云不獨詩
同沈鮑行晚歲清談淹幕府中原喜氣望壺漿頗聞時
論憐衰老朽空愧君恩負寵光肯許鞏州期後約彈冠
知不借王陽

閱武士回邊報與山中信併至

椎牛饗士隘棘門投老兵間強自論稍喜並邊無牧馬
却慙空帳有驚猿乞盟似欲回天意排難誰能報主恩
壯志嗟訖真便滿獨懷搔首望丘園

雨夜西堂獨宿

華屋非所安憶我三間茅閉關做初寒坐聽風雨走燈
火微暗淡松篁襟滿梢一枝寄宿烏自許照傾巢我非
乘桴翁詎敢辭繫匏趨來亦何事大似從僧包忽聞報
嚴更鼓鐘亂鈺鏡慨然念故棲此地字久拋君知芥舟
微但可浮杯坳去矣無更疑作詩聊自嘲

雨夜與模論中原旦起模與徐光宗宗游清涼

覽觀形勢嘉其有志因以勉之

千年石頭城哭兀真虎踞蒼茫劫火餘尚復留故處大江轉洪濤騰踏不可御空城寂寞潮日暮獨東去登臨欲弔古俯視極千慮吾兒勇過我蓐食穿沮如謂言撫中原未暇論割據功名亦何人我老那自恕它年報國心或可借前箸無為笑頽然已飽安用飫

連日報邊稍希西齋默坐

鼓角遙聞出塞聲邊風吹鴈過高城疆陲無復戍已尉盜賊猶憐壬午兵歲晚胡床閉深閤夜長刁斗聽連營便須從此傳烽息要及春農論勸耕

獨坐不得眠讀舊書

青燈相對久無眠擁毳無人伴夜禪閉戶便能忘屢

迹炷香時自續爐烟籬家屈指驚三月撫事關心捨十年漫展殘書亦安用可能猶欲絕韋編

懷西山

西山十畝強高下畧不齊嵌空抱奇秀上有凌雲梯小屋八九間茅簷散解低所欣面勢好老稚通扶藜密竹轉脩徑老松故成蹊仲冬景氣肅碧草猶萋々仰視天宇大四視淵四溪徐行信足力未畏成顛躋用意各有通孰云無町畦平生幾濡首末路多嗟臍不作葉幕燕青從觸藩孰胡為濫麾錢坐聽鳴鼓聲外物委虫臂全生思馬蹄可能三徑草歸路老更迷

杜堅大夫作南憲求詩為賦

意得不願多心開本長虛超然適有契天地良有餘願
念彭澤老所懷常晏如南窓僅幾何盤薄萬古初束帶
悟已往世紛便能踈懸知千載情共有三間廬杜子老
不過買田賦歸歟西山鬱挽空江山繞故墟衡門閉松
菊亦有琴與書邂逅一杯酒安知我非渠

送光上人還湖南光丞相吳元忠之母弟舊

名鞏字元常以進士入官已而棄家祝髮云

棄家忽若遺四海吳元常軒冕安足輕妻孥等豪芒古
來惟仁者有勇故莫敢張也自多慾此心焉得剛相君
抱壯烈慷慨志亦償徒悲蕭長倚屢折終堂，子居真
俗問袖手每在傍十載後相見掛帆上瀟湘我居下峯

巔萬仞凌穹蒼何時一茅屋共結西道場

山間每歲正月望夜梅花正開多與客飲花

下今年郡解獨坐十四夜張腸叔尼激仲相

過共話宣和間事慨然歸不能寐因以寫懷

山頭野梅白玉花月明弄影紛橫斜青天無雲萬峯立
下有十畝幽人家年：春歸不暇省但掃雪徑尋寒葩
老夫已忘少年事燈火豈念更繁華一杯起步徧空谷
破屋歸卧暇朝霞陪都復來亦何有凜：殺氣浮高牙
重閣深鎖夜漏永忽記昨夢翻長嗟景龍門前一月會
金陵賜酒餘雄誇神州陸沉近歸我漢節方議通胡沙
天翻地覆那得料忍復更聽漁陽柝

次韻馬叅議同游蔣山

華屋驚隨劫火飛，江山空自繞邦圻。
靈蹤可便趨千載，妙解誰從寄一微。
著屐尚堪窮碧落，據床那伴俯清輝。
追尋會識閑心處，未恠衰翁苦憶歸。

再次韻

頽垣敗屋落花飛，草色春光亦故圻。
但愛野塘輪藻淨，不知風景轉清微。
帳空尚憶猿驚曉，基廢猶傳鳳覽輝。
女兒自無平賊意，坐來休笑久忘歸。

三次韻

荒林寂，鳥飛，舊事那容數一圻。
山色自憐雲泱莽，暮寒猶作雨霏微。
談餘故喜珠仍在，境勝端知玉有輝。

問取塔中黃面老，此生何處是真歸。

四次韻

雨墜殘雲暝不飛，亂紅猶欲照春圻。
蔣陵路絕人誰到，蕭寺庭荒迹亦微。
偃蹇松篁空自老，參差觀閣舊相輝。
全威等是千年客，想有逢東獨鶴歸。

偶至剡少師園二首

葉底黃鸝一再鳴，故知久住識人情。
習家池館元無禁，應笑山公自懶行。

老木參天拱十圓，何妨桃李間相依。
却憐韓令功如許，不為山丹少露威。

蔡子因相過留踰月

解作江山一月留仲文儒雅更風流欲知爵子因約同心能喜
正愛蟬連語不休築室君方論並舍居書上歸山我
已辨扁舟交親四海今餘幾萬事傷心付白頭

次韻再答子因

人事紛々去不留客心空感大江流已併瓠落真何用
那得鐘鳴尚不休鄰里朱陳無別社江山李郭有同舟
若為便覓蒼溪路六月明珠剝芡頭

蔡子因前韻留別再答二首

早時物望冠陳留蔡氏自言出陳留蔡漢後晚悟禪心更不流安用
前身真阮籍項有方士言子久知此道得孫休千年會
有歸來鶴萬事元同不繫舟邂逅一菴隨地有不妨衲

被對蒙頭

已議營屯列上留稍欣羣盜障橫流三時舊業終應在
萬里長征亦少休和策但令均挾纈壯圖何用決焚舟
東都自是興王地虎踞亭須問石頭

劉太保招撫淮北劉馬軍屢奏捷

先聲已起故將軍卧治何勞病使君冠帶豈能忘舊俗
山河自亦惡妖氛羽書奏捷無留敵輿地論封有策勳
橫梁賦詩非我事車書會復見斯文

題蔡子因雙鳩百葉桃畫

百葉緗桃照眼明繁枝似見兩新晴故知睡足聊相並
不作林間逐婦聲

徐光宗立罷吏部郎官出守天台待次下山舊

居因寄

松康不作絕交書出處蕭然兩裕如錦帳不妨游省戶
草堂還得賦郊居傾崖濺水青雲上夾道輕陰落絮餘
亦記舊游聊得我未須催駕赤城車

陳子高移官浙東戲寄

幕府陳琳老官身戀故溪解談孫願虜那厭庾征西未
擬煩刀筆那應謝鼓鼙登臨如得句小字與親題

戲示幕客

不用黃金更築臺一時傾蓋盡奇材閨中豈是穰侯物
浪怕諸侯客子來

章幾道持師小飲懷剛誠父

中年其是別交親况復雲山舊結鄰澗谷何時同笑語
干戈已老更風塵少留對榻聊分坐多病持杯漫幾巡
賈傅長沙知徙否洞庭波浪渺無津

聞邊報示諸將

揀羽驚傳赤白囊胡行如鬼尚跳梁頗聞廟算無遺策
但遣封人謹豫防送死定知天悔禍追奔寧使汝爭疆
將軍利有封侯印盡掃無令一飯亡

虜酋復過河王師出討

羽檄初徵天下兵誤懸一障守王城秦兵出項終何得
漢將征遼會掃平便遣幽燕驅虜令久憐河洛汚羶腥

書生豈解論幾事詎信平涼有劫盟

始議謀和余數言其不然

書屋校鈔書籍

遣晁公昂按行潁江營壘

他日傳烽望夕烟重來老更負戎旃我言固自平
耳王事那辭數然轉餉木應勞木馬摧鋒猶或安
戈船天威本自無多殺萬一征和屬此年時開邊高陸思漢長清和

聞兀朮將過淮再遣晁公昂視師

狂酋屢慣騁長驅未省新軍有被慮時飛檄兩軍治師甚肅士極賈勇
快飲無辭金鑿落先聲須破鐵浮圖虜將下觀兵皆精練號踐浮圖

趙官爾自疲千里趙官爾往米國中邪飛將吾寧較一

夫試向八公山上望當關何用守濡須曹陽為江淮襟

故軍每至滿頭東晉能保

登南城

大江南渡是長干北望清淮歲已寒
寒壘至今聞鶴淚蒼山從古自龍蟠
鬚毛白盡空看鏡解肉銷來尚據鞍
折筭不能答點虜遺口猶漢衣冠

與陳子高話夜話

鼓角聞東道山川壯別京病慵憐
病食幽憤敢論兵廢簡鈔黃暗馳囊
赤白驚寒衣聊自喜時見魯諸生

送馬參議觀國從辟劉太保

伏波老自厭壺頭壯志諸孫凜未休
稍喜大羊從絕塞即聞繞虎靜中州
先聲蚤已傳推鏡婉畫聊煩佐運籌
好去劉公書一紙無忘老子上南樓

次韻馬參議留別

戎車百輛去難攀，秣馬前驅矢石間。
折木舊津吞朔易，神都新令懋賓顏。
傳聲已報連三捷，觸熱那辭冒百艱。
束縛會看擒頡利，灰釘何待執戎蠻。
清談一笑時能共，妙語千篇未可刪。
緩帶且從黃閣老，戎冠行奉紫宸班。
分攜生歎虛襟榻，老病懷歸祇故山。
他日小舟能過我，萬峯深處有柴關。

寄潭州謝誠父

南國波濤已過春，稍清羣盜翦荆秦。
熟知賈傅傾多士，但說番君得遠民。
痛飲千鍾應可強，傳書一紙未能頻。
臺評袖裏猶多在，莫枉汀洲詠白蘋。

久不飲酒，野人獻白醪，却之

老大無堪百不能，年來但可飲三升。
奔厨何用須佳釀，莫遣征南誤見稱。

立秋二首

江上西風萬里秋，際空高浪洄洄流。
他時譽賊存非策，此日摧鋒盡有謀。
天險漫能憑故國，陸沉端復恨神州。
將軍競縮封侯印，誰為吾君更解憂。

蕭關隴水隔天區，壯士何人是破奴。
一日頽傳三節度，是日開陝四三節。
帥建節，十年空闢五單于。
坐談激烈心猶在，皮俗彫殘喘未蘇。
安得倉箱盈百萬，少令天下足軍儲。

秋高中戎諸屯示幕府

草枯馬健已高秋堂上應須早代謀傳箭猶聞聚蜂蟻
控弦那得犯貔貅書生會繫單于頸壯士誰吞
快使營平歸印綬貂蟬敢望出兜鍪

寄順昌劉節使

四海胡塵久未清遙聞苦戰有奇兵妖氛盡掃人誰敵
捷奏初傳我亦驚投錢已欣傳帝澤揮戈終見靜王城
軒臺固有英靈在更遣將軍得令名

二月六日虜騎犯歷陽方出師客自吳江來
有寄聲道湖山之適趣其歸者慨然寫懷

松江浪靜如鏡平菰蒲長春秋水生晴沙回鴈久未到
坐想白鷗增眼明五年辜負釣船約故人疑我真逃盟

豈知塵纓不易濯正想滄浪二水清朝來鐵馬暗江北
中流疊鼓雲濤傾樓船十萬下采石旗纛滅沒天戈橫
書生事業今乃滿投錢孰敢辭專征豈無傳檄走飛騎
漫復長嘯登高城文思天子民父母大度未足繫奇兵
澶淵一矢安五世明日儻或傳者營

淮西軍大破賊兵連六古投喜成口號二首

一戰那麾十萬師西來捷報走黃旗六羸壯騎終口去
九虎將軍亦謾為賊將范虎補國等將面內度民元不
改拓壁之拔壘虜從中勝算自無遺自賊兵過此凡指
臨軒想見天顏喜百辟歡聲動玉墀

為山亭後有小池巖石間得石螭因以射汲

水導注之

微流自作小潺湲底處奔崖落迸泉驟喜忽開飛雨過
却疑驚起老龍眠憑軒但遣時醒耳裂岸何須去拍天
索寞歸心誰與寄家山不到已三年

為山亭移植冬青等近遂成陰

一寸蒼根手自鉏天年繞屋亦扶疎客來但愛清陰好不

見幽人澗下居

小飲示幕府

邊書日夜急王旅方徂征戎非剗越石長嘯徒登城緬
想豺與虎行當築鯢鯨傳車日過來風雷走天聲連日中遣

主人齋金帛黃旗三而至捷奏紛、橫天險限南北長稿師者經過

江正東傾請君亦良苦口爭請纓誰云凌烟閣自昔

無書生卮酒安足辭勉當建雄名李賀詩請君試上凌烟閣若肯書生萬戶侯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屋校鈔書齋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二

詩二

徐光宗濟書報嘗過余石林

繞湖新添數百竿故人書為報平安似聞設
山風響正想陰夏暈寒老大不能窮
靈簡歸來便擬掛壺社一杯且覓林間約
莫枉山王廢舊歡

夜聽莫煥幹彈琴流水操

故山不在眼
遙想流水聲
佳人南風手起我
澗谷情十載厭
鼙鼓颯塵亂鳴
鉦蕭然洗病耳為
鼓一再行度除
微斷續奔前踪
淨淒風拉遠響
薄月當微明
亂石拱高下
回環亦崢嶸
吾歸心自爾
猛士方西征
年少勇過我

大羊纒王城請更平我操盡掃河洛清

送沈傳曜

卞峯摩青空東望烏氏元宗豈忘宿舂糧終媿一欺門避
迨此相過傾懷得徐論人言解牛刀要使口劇煩未悟
清廟器朱紱刻壘尊我哀百慮息但念三畝園王師肅
西征萬馬先雲屯何力償賜履緬慙羨歸軒寄菴蘇軾
舟想見浮鴈村清冷尚可釣然使雪水渾

八月二十日

口覺涼風入軒窻自亦幽漫能持麈尾終憶釣槎頭口
我從添老愁予不為秋新醅知熟未哀謝若為口

偶書為山亭五首

為山亭下小噴岬只似蕭蕭竹數竿但遣飛流時漱玉
且將歸思為翁寬

微風似與洗庭除石枕蠻藤不負予八尺方床聊已足
可須仍要讀殘書

徐更相哀白事稀把琴時有弄清微何妨共倒樽中酒
不怕鳴騶問道歸

羶穢初聞潁水清東君更復過蒙城應須郭諸兵同入
賊壘聊煩畫刻平

使節交馳數路分頗知肝食念前軍疾須圖上金城策
一見真門勝百關

次韻程伯禹贈宗室趙朝請

人物相望不並時使君水鑑有真知未論理窟傾三語
只聞詩壇自一奇擾干戈猶戰伐紛薄領更喧卑
應須便作高軒過好德何人優我儀

次韻程伯禹用時字韻見寄二首

衰病侵尋豈敢時暮年懷抱祇公知疆論出處初無意
底有文章更好奇王氣山川元自壯歸心茅竹敢口口
中原趣下王正曆盡使遺民復漢儀
漢道中興此一時虞亡不臘爾何知地中鳴角無多恠
堂上論兵固有奇夢標那求梁棟速槍榆正美羽翰卑
淮陽汲直猶高卧願看蕭韶集鳳儀

送表弟晁公老公海帥落

巖邑相望數寄聲十年湖海最閑情談鋒尚憶傾甥舅
賢壺何堪數弟兄飽讀父書聊自足深知民事却須評
揚旗且逐樓船下萬里波濤本不驚公老說之子罷送
昌令頗十餘言漸

東氏

題晁公老忠崇溪山

荒林翳宿莽脫木求無烟不知三閭茅中有幾醉眠山
遠尚見雪江空欲吞天歸舟定何許滄波方渺然

再賦

惠崇殘筆老尤奇袖裏溪山每自隨欲識滄波無限意
此間非許富家知

觀化堂編校舊書

赫日真能永微風亦涼故應便北戶何敢厭東窗汲水
聊為戲繙書却未忙平生閑與嬾併覺味無長
翰墨他生業山林晚歲心那知身已老但覺意增深捉
麈誰能話扶筇可細尋晚來庭鶴喜似恐有歸音

憶朱氏西澗

澗下流泉澗上松清陰盡處有層峯應知六月冰壺外
未許人間得躡蓬
憶向中流置竹床萬錢無處買清涼只今路斷無來客
自撥新篔簹醉幾場

雨後為山亭獨卧

過雨虛簷氣稍清卧聞刁斗起連營幾看薄月當軒過

驚見陰蟲繞砌鳴洎南江浮靜夜寒北斗掛高城
白頭心事今如許慙愧兒童話請纓

七夕

七夕仍殘暑三年記此宵傍簷依額月欹枕聽江湖
大何妨拙拙迴未覺送可須論乞巧河漢望星橋

送王陸歸知果州

何處西南是果州黃甘殊勝未雙洲使君自喜鄉閭近
騷客仍憐井邑幽盜賊餘氛未息山川楚越已先秋
原頭兵馬今多少更與將軍論木牛

祈雨

老農耐歌望捫腹旱魃何為敢予毒九淵再拜款神龍

仰空但見叱雲族天公愛民亦自惜我愧無功神弗福
願者一洗注天瓢未須震暴如車軸

今年淮西寇胡騎王師盡掃無餘類武王伐紂報豐年
今者驕陽豈天意求東三茅西采石塔中至人肯徒視
明朝掣電駭翻盆婦子猶能飽遺滯

再任後遣模歸按視石林四首

巖石三年別君恩未許歸從誰守草徑為我歎荆扉
綺山千疊新添竹一圍故人如見問端欲掛朝衣
白髮萱堂上孩兒更共懷弄孫那得見將母竟難諧已
絕功名望猶疑出處幸此心終未穩何處復安排
挿架環千軸傳家有舊書展舒慙几案涼曝闕庭除破

屋防懸溜殘編足蠹魚好須重檢校高鎖莫令疎
細路穿南嶺新松幾許長母傭馳馬足祇逐轉羊腸便
作馬亭好初非亂石妨雨溪渾在眼似欲見帆樑

祈雨未應復請於茅山采石庶幾遂得之

苗當七八月之間甘膏不濡何大怪飛塵蓬勃晝欲暝
坐脫雲物占拳山五日一風十日雨天方動民輔明主
作書未敢頌風伯寄謝羣龍少勞苦

群龍分馳不難興俗謂五月二十日噴薄雲物隨飛騰中田勿憂
龜兆斯倏忽便看溝塍盈老農何功報神力但起官租
飽軍食中原卷盡胡無人爾土明年更開闢

余每歲病肺往，坐達旦去冬以來偶不作

遂得安眠

衰殘每苦病相纏，粗喜今年勝去年。未說請樽酬口醉，且欣高枕得安眠。風塵不報邊烽入，聖澤頻聞好語傳。時詔書屢下存撫江北流人可是淮陽真卧治，蒲囊空費大農錢。

聞莫尚書周侍郎已自鄂州過江入漢上

再見狂胡力請平，將軍無事罷屯營。傳軍已割淮壩上，牙帳仍收鄂渚兵。勝日身猶堪杖策，衰年耳自厭鳴鉦。角巾初了東歸約，安用區區峴首名。

東園作草堂新成二首

官舍如何有草堂，野人熟處自難忘。池開月映千山迥，檻靜風生六月涼。幽徑也從穿別圃，小舟還似過橫塘。

深知幕府文書省，盡付甘眠亦未妨。

密覆荒茅已數重，中間別戶更相容。苦無公事妨人樂，

多有清閑借客慵。南浦潮平分漲水，堂前溪湖水流北山路近得

青松。近此山松百本惟翁歸意何能緩，新築高臺見卧龍。園中為下月山月精上作

此堂遂見

三月八日草堂獨坐

四年身不到吾底，處仍堪託左符閑。閣漫憐公事少，提督敢說官情無。軍聲早已吞窮寨，使指何時返舊都。故作茅堂開水檻，要知心自在江湖。

徐光宗立相過

茅齋一曲傍寒灣，邂逅終年伴我閑。契闊易驚成歲月，

追尋空復望江山暫留客枕聽疎雨時久旱方得雨遙想吾廬掩

舊闕落莫歸心誰與話坐談聊為起衰顏

同光宗立游蔣山謁寶公塔王荆公墓晚過草

堂寺周顯故宅也

我居在城府再至俄二年豈無山水心可奈簿領纏今
晨偶乘興適此賓從賢零雨洗驕陽谷中聽流泉憑高
快遠覽正見江浮天至人本無心與我常周旋誰云喚
不應汝意自不度余自到鎮每雨鳴杳隴稍已滋橫水漲微漣
任城倚華表拱木埋貂蟬暮過草堂寺借榻聊暫眠不
復聞怨鶴茅屋但連延歸路踐落日群峯鬱相先回風
送遠響墟里生晚煙吾廬悵何許東望良慨然

明日復游石頭城清涼寺再用前韻

大江洶西來故國今幾年我良倦登臨坐思雙行纒忽
驚山陰集邂逅來羣賢俯仰吊前古高談注淵泉千巖
過宿雨餘潤滋麥天頽然蒼髻崖壁過午不得旋像佛
手經始時兵火後寺廢此邦心亦度稍欣臺殿新廢沼依淪漣
坐懷馬化龍僅作螻捕蟬相傾走掣雷詎暇安枕耶六
飛整東巡恨爾不少延藥劑又凋殘屈已令我先衰憊
乘一障無功記凌煙乞身自茲始此計君儻然

又明日復同光宗立慈鎮吳德素運使章思召

過天喜寺登雨花臺再同前韻

言經未雀榭復度白雞年去歲謝公不可見廢壘蔓草纏

三日瞰垆收所懷多昔賢坡陁北城墩城北有謝公墩誰可作几

泉石頭控崢嶸目盡西南天定都記孔明赤壁方凱旋

孫權定都孔明初勸之惟初鼎足計用意良已度更作長干行秦淮亂清

連殘春掃餘花密葉未有蟬高臺畧四遠綠野浮芊眠

午陰久未移幽景為我延使君固不凡况有嘉客先老

大百念息費餘豈遺煙了知塵外心本自無間然

興光宗立夜話有懷石林復用前韻

有山不能歸坐愧三十年余嘗石林今興三十年矣冠服豈不榮狙猿強包

纏惟餘緇衣心未敢忘賢他日得吾子匣藏駭龍泉

衰頽為興起此賜寧非天羯胡玩兵久亦悟終好旋扣

關復請吏搖尾志頽度休兵固有期樞事猶涕漣投懷

幸傾瀉知予非寒蟬十日對榻語夜窓了無眠賈生待

宣室趣席方招延願上治安策何者今當先我行返故

廬跌坐看爐煙功名會及時佇予論燕然

用前韻送立

畏作親友別况復非中年身如三眠蚕已老翻自纏冒

來守江關從事寧獨賢經年兩大入燿火通甘泉石林

豈壺中亦自有一天采薇敢言勤誰與歌勞旋上書苦

祈哀願寫志已度坐陳北山巖未見西溪連人言博風

鵬不及翳葉蟬共挽揚手容可忘曲股眼首鼠信禿翁

胡為尚遷延予來幸暖熱愧我一飯先清詩似鳴玉想

蒞田煙索去何乃遽臨分重依然

為山亭晚卧

庾石聊吾伴，遥山更爾瞻。泉聲分寂歷，草色借廉纖。玉粒時能飽，霜毛日更添。平生疎懶意，况與病相兼。

次韻方仁聲惠文編

他年落筆坐生風，舍下諸郎敢長雄。操縵不能陪衆手，斲輪終自付良工。鏡湖漫憶歸狂客，漢上誰從過德公。會向南溪尋舊約，別開小徑共相通。

戲方仁聲四絕句

戲弄扁舟泊宅村，却尋三徑築茅墩。雲邊此意真誰解，賸作新詩與細論。水檻新開似浣花，傍溪頂更作浮槎。祇應屢費王宏酒。

時要清樽對落霞

不惜囊錢信手空，荒田却擬望年豐。天公可是憐風月，判遣詩人一例窮。虛稱楊梅已及時，我歸先自在前湖。平生不作宣明面，浪愧將軍見建鼓旗。

仁聲舊居城東泊宅村，死志和常所游也。今徙西溪，作雲茅菴，因東崗為小亭，號茅墩。欲傍溪開水檻，久無資。會都守有饋之酒，五十壺，不敢飲，亟易之，乃克成。有田數十畝，常苦下潦，余居石林，與雲茅南北正相望，故四章皆及之云。

次韻馬參謀蔣山開堂飯素

邂逅那憑法供真茲山誰謂我非鄰相追更喜同枝策
得意遙知了斷輪幽事要須塵外侶好詩仍借鏡中人
歸來袖裏傳新句驚放巖花作小春

諸幕府見和復答二首

一勺清甘寄悟真

八公德水在定林寺
址亦舊名悟真寺

覺城東路更鄰臺傾劫

火無遺燼

寺經兵
火盡焚

地轉奔風有伏輪但遣籃輿從來守深

知幕府盡詩人登臨莫忘千秋意不心山陰記暮春

欲眠遣客笑吾真愛酒空林羨汝鄰歸計口甘從短帽

倦塗何止畏奔輪高車不用三千客淨社須期十八人

尚許一樽仍破戒黃柑催釀洞庭春

是日客會者二十餘人
以齋集不置酒

次韻馬參謀新作山亭

家山千仞聳亭：亭繞蒼溪十里青苔殿簿書迷老景
坐懷邱壑寄頽齡稚川可復尋句滿靈運能忘過水寧
疊石且從開小徑寒芳仍喜報餘馨天工未擬藏遺巧
物態何曾有遁形散策便思穿窈窕沉釣真欲釣清冷
已看袖裡揚東海端向籬中得畫屏半世生涯皆福地
不妨歸更待祠庭

余前居鎮崇禛明道祠背官祠
凡在二十一年時方又上座三歸

方參議用前韻記嘗過于石林次韻答之

不復襄陽寫高亭草齋人道是丹青那知客自從文舉
但依山林能養伯齡世味無多真潦倒歸心欲寄每丁
字遙聞徑竹添影更想巖花作遠馨夜鶴未應真怨別

江鷗須信久忘形地偏故逐淵明遠風好常隨禦寇冷

瘖坐正憐塵蒲紫醉眠終倚石為屏瀛州學士頗追賦

尚記滄波接洞庭
下山後即太湖正與
洞庭東西兩山相望

徽宗皇帝挽歌詞五首

制作三王舊憂勤一紀餘豈惟成禮樂真欲混車書黼
宸猶丹陛馳輪忽紫虛帝鄉歸路穩無復顧樓居帝業
承瓜缺天倫映棣華千年来接統四海自為家畢郢終
何恨蒼梧邈已賒廟璫驚指顧行路泣悲笳脫屣初無
戀遺弓故不忘金盤徒自聳玉椀且深藏付託歸真主
經營有舊章柏城森渭水空愧寂中郎卜宅軒臺近因
山為穴深綴衣驚在匣黃屋本非心海濶青雲隔天高

白日沉秋風無馬跡惆悵屬車音浴殿陪書詔甘泉奉
侍臣虛傳遊帝所不復從時巡效死終何日餘生漫此
身攀髯如已矣揮涕灑江濱

哭趙叔問

劉氏盤石宗畧分天下半斯文獨更生客、公族冠探
書到千古極意在理亂故宜蕭長策情憂國共長策我
懷崇蘭君多學真一貫束髮踰癯儒長策媚空祭冢中
行秘書領畧能默斷埋光久不慕玉石終自判中年立
周行杞梓見脩榦雍容視出處未可亟招喚坐令護都
水不特美先漢荷囊侍丹宸正訝歸稍緩 為棄天閑
一往謝羈絆黃雲閉白玉萬事風雨散計未為失聲涕

落傷老伴孰知錦囊心無復銀鈎腕柯山妙何許日月
忽已換平生渾金質反覆要熟看口寶琢寒泓誰口撫
遺玩尚有千字碑臨風寄長歎

叔剛三衢新居號漢蘭字美鈞妙蓄硯甚富奇奇程致道作埋銘叙其事甚詳

銘

賜硯銘

紹興己未六月臣某待罪建康之明年 皇帝以所嘗
御硯賜臣某謹再拜稽首而為之銘曰

咸池之淵奎鈎所直發為天地號令攸出惟泰山雲膚
寸萬方帝澤之儲而臣之藏

新坑端石硯銘

望之益然不耀其光即之矐然不暴其剛下巖之澤竭

取之其陽是為雲者仍耶猶以見其祖之良

李師簡硯銘

府之勿利把之勿槁毋毀其藏不貪之寶

晁激仲琴硯銘

鳴不為球拱不為壘有吟匪絃寓此盈尺孰謂大者訖
藏無聲勉于筆端發其鑑鏗轟

二井銘

紹興壬戌六月甲子建康府新作二井於州治前銘曰
予者不窮取者不爭用惠我民以安其生毋責其煩毋
厭其多我民資之視彼濤波

右左銘

書屋校鈔書錄
吏之勤民如井日劬民之從吏如井日趨惟吏與民毋
或自戾蔽則甃之以閱百世

右右銘

似菴銘

草堂東北隅有地四丈結茅為小菴時或求歸未遂或
曰甚有似乎吾廬也乃名之似菴而為之銘曰
惟大匪肖其似者誰曰似之非我敢期穹然覆孟甚
狹而廣請視吾廬為一為兩

贊

東山圖贊

龍眠李伯時畫許玄度王逸少謝安石支道林四人像

作東山圖玄度超然萬物之表見於眉睫逸少藏手袖
間徐行若有所觀安石膚腴秀澤背屐與道林語道
林巍然出其後引手如相酬酢皆得其意於俯仰走趨
之間筆墨簡遠妙絕一時無住道人少規模伯時為余
臨寫真覺殆不可辨更數十歲安知天下不有兩伯時
因各為之贊曰
揚眉軒然意軼萬里亦將焉往而竟斯止曰遠遊者以
是為游疾走息陰彼將安休

右許玄度

翰墨之娛以寫萬變不償一老笑叢山扇袖手縱觀我
行政運豈以懷祖樂此逶迤

右王逸少

韞玉於山燁然不枯我觀此客非山澤儒却顧何為東山之陟如何淮淝乃折此履

右謝安石

一世所驅顛倒軒裳是身何依獨委支郎從容三人亦躡其後人誰無言耶一舉手

右支道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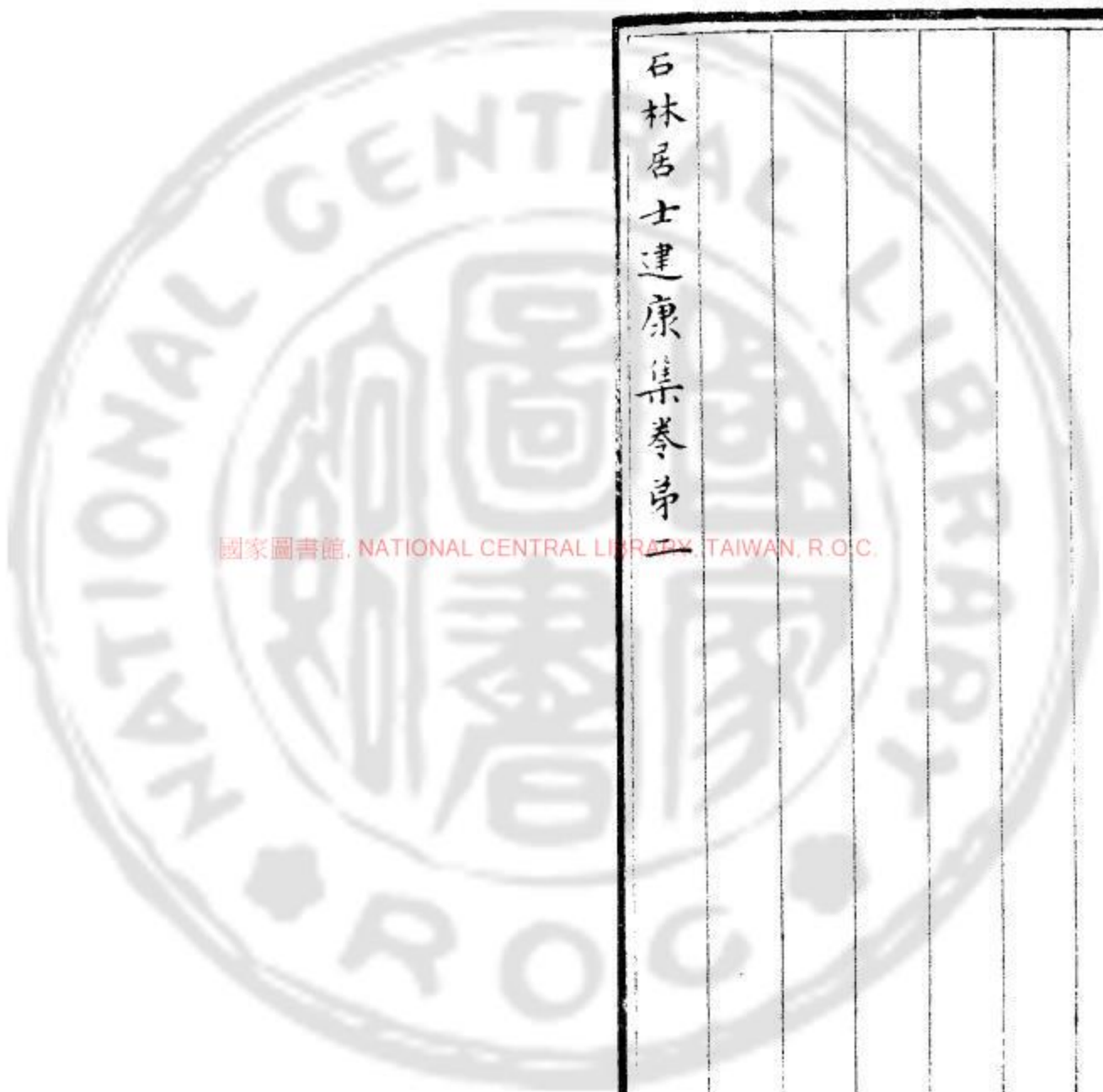
法眼禪師真贊

八萬四千大悲寶目問此多目孰為正觀惟阿那律無目而視問此真目畢竟安在是法眼者猶為金屑有法無眼有眼無法稽首導師五蘊昏寂悲觀慈觀等大圓

鏡頽然方床如夢中事山河大地一切消殞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二

書屋校鈔書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三

書後

書高居實集後

元祐末余與居實同舉進士試春官數往來舅氏晁无咎家時張文潛為右史二公一時後進所推尊每得居實文皆擊節稱賞不已居實試別頭文潛適主文居實果擢第一胡右丞桓夫見其所賦主聖臣直聲言於衆曰此豈賦耶殆有韻陸宣公奏議爾時國論頗厭文弊初復唐宏辭科居實首中選復為第一於是名稱日聞已而坐上書排黨論久不得調卒邑不得志以死余後不復見居實然間有出其所為詩文者每見每竒始天

下名文章稱无咎文潛曰晁張與咎雄健峻拔筆力欲
挽千鈞文潛容行靖深獨若不得已於言者二公各以
所長名家不以相易而居實之文氣和而思遠言約而
理暢超然常出事物之外而觀者每有餘味故人以為
似文潛紹興己未余守建康居實之于紹持其遺文一
編相示兵火散亡之餘所存蓋十一覽之太息追數往
游俯仰如前日事居實之志既不得伸於生以著後世
者惟其文字又不幸不得盡傳於後為可哀已乃書其
後歸之且以嘉紹之能不墜其業也

書明皇吹簫圖後

此周昉畫家舊有南唐摹本筆蹟如屈髮今亡之矣其

傍有海棠一株字王坐其左軌板者黃幡綽也此本出
梁仲謨家僅存其五六爾明皇末年暇時自適但如畫
中亦安得有馬嵬事耶紹興庚申二月十二日夕陰初
晴為山亭與何彥發同觀

書鄒氏志桓曾祖陰德詩後

某初仕為丹徒尉獲拜忠公齒尚少辱引與論當世事
及立朝行已大方諄々累數百言如訓子弟至今不敢
墜也今觀此詩知公之節有自來矣而後能推其所得
以興人不獨私其身君子之愛人有如是乎人惟不知
陰德故以善為不足為而不為以不善為可為而無不
為是欺天也陳平自謂多陰謀後世即發至曾孫何果

失國後力營之終不復得而于公以決獄之故責報於定國如執左契取寓物天人之間此特其小者耳忠公碩大光顯既已有驗於前而位不配德臧孫達方將有後於魯此詩不但鄒氏傳寶其家願與天下強為善者共之也

書傷寒治要後

王仲弓人物高勝雖貴公子超然不犯世故居官數自免博學多聞尤長於醫及與前世婁昌言常潁士來道方諸人游嘗云疾之傷寒所在無歲不罹其患然治法有證傳於經絡效於日數者不可差以毫釐張仲景書在世如法家有刑統苟用之皆當可使天下無寃人而

庸醫多不解其見於形候者亦不盡審是既不能用法又不能察情以故殺人不知其幾何因推仲景書作傷寒證治發明隱奧謀載前數人議論相與折衷又恐流俗不可徇恃復取其簡直明白人讀而可知者刊為治要曰苟能原疾之所從來而驗之以候按吾書而用之雖不問醫士可得八九此仁人之心也余嘗病東南醫尤不通仲景術及為鏤版與衆共之使家藏此書人悟此術豈特無寃人而已調護之不失其宜服餌之不失其節雖使至於無刑可也賢者尚與忽

書陸探微師子畫贊後

陸生板畫天下惟此本初留建康境中唐太和間李文

饒鎮浙西徙置鎮江甘露寺余猶及見焉元符初甘露
火板亦隨燼常恨絕蹟世不見忽有得東坡所摹以獻
會府治草堂成因傳寫為照壁屏之陰筆墨之妙雖不
可追然尚可想其髣髴亦以存建康故事之一云

書方勺雲茅漫錄後

仁聲余少時識之場屋中博學多聞不專為舉子文詞
尤刻意作詩客揚州帥丞相蘇公子容厚禮之喜交當
世名士遇其所合傾家資具饌歌呼飲酒窮日夜士亦
以此樂從之游家坐是貧仁聲不悔也既老結廬吳興
西溪之上因誦杜子美詩至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
欣然以為與其意會乃名其居曰雲茅菴平生詩文甚

多皆隨手散去不復錄獨取近歲所存葉次為雲茅漫
錄十卷余鎮建康仁聲年七十六矣聞閔自吳興特來
見余意氣尚不衰曰吾亦安用此尚使後來否是溪者
知有吾姓名爾兵興以來四方游舊零落殆盡存者不
過三四人仁聲又居同郡時數往來其可無一言然
仁聲自言嘗從方士得服氣煉形法其貌瘠而不枯風
月勝時好事者能數載酒往過其為雲茅之儲固未已
也乃書其後歸之

書唐李弼告後

右晉州刺史李弼告紙書字細如蠅頭皆已漫滅其僅
可辨者如此余見唐告多矣未有以紙書者按唐罷頤

宮祠居吳下 後闕

書屋校鈔書

罷領宮祠居吳下致道亦以上書論政事與時異 不
得調寓家於吳始相遇則其學問風節卓然有不獨見
於其文者即為移書當路論以言求士孰不幸因此自
表見其趣各不同若聚論其過一斥不復錄天下士幾
何可以足蓋棄之乎併上其文數十篇宰相見而驚曰
今之韓退之也亟召見政事堂會有聞之者復得閑秩
然宰相知之未已也宣和初復召入館稍遷為郎議者
翕然始恨得之晚自是二十年間卒登侍從為天子掌
制命文章擅一時蓋嘗論當孔子時固已患直道為難
行而毀譽之不可信然人之有善君子未嘗不樂道其
得譽常多至居下流天下之惡必歸焉其毀之者亦衆

則直道雖不可盡行於天下而天下終不能廢直道方
致道齟齬於初一夫搖之不能自立及其久也雖非其
素所厚善亦莫敢不謂然其善之效歟今觀其文精鶴
確深遠議論皆本仁義而經緯錯綜之際則左丘明班
孟堅之用意也至於詩章兼得唐中葉以前名士衆體
晚而在朝雖不久過所建明尤偉蓋其為人剛介自信
擇於理者明所行寧失之隘不肯少貶以從物是以善
類皆相與推先惟恐失雖有不樂之者亦不敢秋豪加
病信乎直道之不可終屈也嘗哀次平生所為文欲屬
余為序會兵興不果後遇火焚棄殆盡稍復訪集尚得
十四五而益以近術所著為四十卷夫天既以是假致

道矣乃不使盡暴其所長病痺杜門里中且十年豈在
人者猶可以力致而天反不能相之歟不可知也紹興
十年詔重修 哲宗史復起致道領其事力辭疾不拜
而以其前欲屬余者請之堅甚致道之文固待余言而
後著也乃先衆人而知之深者莫若余乃為論其本末
歸之致道名俱今為左朝請大夫徽猷閣待制提舉毫
州明道宮云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三

書屋校鈔書箱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四

記

細書閣記

孔子曰仕而優則學，而優則仕。古之君子未嘗一日不學也。故說傳說告高宗亦曰念終始典於學而誓學。於旌不旌將落者原伯魯之所憂也。建康承平時號文物都會紹興初余為守當大兵之後也。戍連營城郭爵為榛莽無復儒衣冠蓋嘗求周易無從得於是凜然懼俎豆之將墜勉營理學校延集諸生得軍賦餘緡六百萬以受學官使刊六經後七年余復領留鑰市廛五方雜居生聚之盛雖非前日比然詢漢唐諸史尚未有也。

顧余老且荒廢亦安所事簡策念漢初去孔子氏尚未
遠一更秦亂而書亡五十一篇詩亡六篇周禮冬官蓋
亡經且如是而况其他屋壁之藏幸得保有其餘至於
今尚存者學士大夫相與扶持傳習之效也今四方取
向所亡散書稍。鏤板漸多好事者宜當分廣其藏以
備萬一公厨適有羨錢六百萬不敷他費乃用編售經
史諸書凡得若干卷廳事西北隅有隙地三文有奇作
別室上為重屋以遠卑濕為之藏而著其籍於有司退
食之暇素習未忘或時以展誦因取太史公金匱石室
之意名之曰緇書閣而列其藏之目於左方後有同志
日月增益之愈久當愈多亦足風示吾僚使知任不可

不勉於學干戈將息而文治興有民人社稷者亦皆思
讀書與重得罪於吾先君子之言云

府學記

先王以武定天下必以文終之江漢宣王南征之詩也
其言甲兵車馬之盛備矣至於末乃曰矢其文德治此
四國治道豈不有本乎衛靈公問陳子曰組豆之事則
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子豈以軍旅為不足學
為哉以為知所以為組豆則軍旅無不可為雖曰我戰
則克可也漢高帝悉定楚地獨魯不下引天下兵欲屠
之魯中諸儒尚誦習禮絃歌之音不絕遂不敢加而
待其服大道之行固有不期然而然者孰謂魯諸儒而

能折高帝推而上之舜舜干羽而有苗格謂之誕敷文德無足恠者蓋理義之在人心莫不有苟未至於絕滅不幸喪失雖至於犯上作亂徐返其本亦必悔而知變善為治者可待之以變而得所向不可期之以絕滅而終不返則文德豈可一日廢於天下乎學校固理義之所從出而斯文之所先也建康領江左八州之地於東南為大都會異時文獻甲於他方舊有學在州之巽隅更罹兵火城郭鞠為丘墟獨學宮巋然僅存顏垣敗壁毀壓相籍生徒奔散博上倚席不講紹興二年某始以安撫大使分鎮方時自淮以北裂為盜區蜂屯豕突鞞鼓相聞蓋欲葺而未暇後七年大駕還錢塘詔以建康

為留都蒙恩復畀居守視事之明年輯寧荒殘流亡稍復民益安業於是喟然曰可以有事於學矣乃命其屬因舊址盡徹而新之起巳未孟冬訖庚申仲春凡五月為屋百二十有五間闢其南向以面秦淮增斥講肆列甃齋廡高明爽塏固有如於前不侈不陋下及庖園罔不畢具既又作小學於大門之東復命有司諏典禮簿正祭器作新冕黼皆中程式費其田之在屬邑募民耕者千九百十五畝歲入其賦為米若豆與麥五百四十斛有奇坊之得自帖者三區歲入其課為錢百八十萬有奇地之占府城得佃而居者八十有五所歲入其租為錢六百七十五萬有奇各為圖籍以時輸之凡廩給

之費無有欺匿乃以上丁釋奠於先聖前期率郡執事
齋於兩序蓋諸生無不從視滌省牲惟謹味旦夙興
豆在列肴酒靜嘉幣篚潔嚴史告時至以次就位正
垂紳珮玉鏗鏘降登伏興卒事無違禮成受釐齊爵於
阼觀者數百人皆駭其所未見無不太息感動退而揖
所祭者而告曰嗚呼子矜之作鄭人之所耻也是不知
在鄭何公然傳載然明欲毀鄉校子產不可則當子產
時鄉校蓋復存是鄭之學未嘗終廢有子產則能興之
焉四方用兵踰十年學校之列於郡國者其亡與存我
不敢知惟天子以仁孝勤儉治天下克復大業願與中
外休息選之承平者蓋終食不忘也上帝監觀亦既歸

我河南之地兵革漸息惟舜宣王之德於茲將興吾邦
號陪都視定鼎那鄆實為宗周是亦風化之首其復有
學自今始肉食者其可不推子產之為鄭以求先聖養
養俎豆之意相與先後輔成吾君之志布衣革帶亦必
有宏遠英偉之士拔於草萊接踵繼起由此而出以共
濟一世者子大夫尚勉之皆曰唯遂為刻之石後來
者其有效焉

建康掩骼記

建康承平時民之籍於坊郭以口計者十七萬有奇流
寓商賈游手往來不與建矣已酉冬虜既大八十一月
壬戌南渡自漂漂水徑趨浙留其偽太師張真奴分兵

五百薄建康宰相杜克率麾下北去知府事陳邦光以城降虜由是未盡肆其虐別築城於西南隅以居取城中器械子女金帛儲之禁吾民毋得出州城明年夏回自浙東五月復至建康與所留兵合丙午入城始料其強壯與官吏以兵圍守於州之正覺寺散取老弱之遺者悉殺之縱火大掠越三日府寺民廬皆盡乃擁衆去凡驅而與俱者十之五逃而免者十之一死於鋒鏑馘榜者蓋十之四城中頭顱手足相枕籍血流通道傷殘宛轉於煨燼之間猶有數日而後絕者官軍繼收復又二年烏鳶所殘風雨所蝕阡陌溝渠暴骨皆充斥行者更踐寔居者襟卧起與瓦礫荆莽相半也紹興辛亥

天子在會稽秋大饗明堂詔凡虜所破州縣暴骨之未殮者官為募為僧若道者收瘞累數至二百則得度於是州之寺五得其肆業精勤者二十人益以貧民之餓者食而佐之度城西隅高原隙地各為穴以待藏出羨穀二百斛錢三百萬以給費為楮日按其所獲以時檢察之人欣然皆樂效力閏十九日得全體四千六百八十有七斷折殘殺不可計以全者又七八萬以次入於穴而成中之骸畧盡十二月甲子遂瘞虜之殘酷不道哉籍以來未之有也惟天子仁聖將為斯民請命於上帝而不得則猶欲及其既腐之餘昔文王葬枯骨而天下歸心其瘞未必廣也推其所葬以及其所不葬而

天下知其可以王矣秦穆公越國而伐人及其敗也能封其尸君子猶許以霸天生斯民必使之生養蕃息以厚其終禍福與奪寔將聽之其曰得乎垓民可以為天子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者名之曰好生之德然則自虜荐食中國奪天之所厚而殘之蓋不為量數吾天子方推其所以好生者一二而權之於後天固享之合此億兆無辜之冤則亦必有聞者虜之亡其無日乎凡穴深廣皆二丈以其四之三藏骨其一寔以土其上封皆高一丈在西門清涼寺之南茶山之下者二北門張王廟之西北麟蛇山之下者二南門官道之西越墓之下者二東門官道之北齊安寺之西者二合八冢督

役者兵馬鈴轄拱衛大夫寧州防禦使張禧都巡檢武翼郎王利檢察者撫大使司准備差遣奉日郎安自求迪功郎沈正路工畢以狀上尚書明年二月禮部給牒而度者華嚴寺五人能仁寺五人保寧寺五人清涼寺三人壽寧寺二人

建康府保寧寺輪藏記

維摩氏極天下之辯而反之於默其為法名之曰不二夫不二即一矣不言其一而言不二豈以一猶為有在者歟道未始有二也既以有物不得不裂為二彼自為二而吾強欲一之必有廢其一以成其二者非道之全也要有非一而不二者存焉爾何特維摩氏為然孔曰

有鄙夫問於我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為空、云者豈有物寔之者哉然猶意其墮於一也則叩之以兩端蓋維摩氏所謂不二法叩之兩端而知其所解則以吾之所知證彼之所知可一舉而盡矣之人也謂之鄙夫則可謂之君子則不可佛以無所言而為一切衆生無所不言以為有言不言是顛倒見以為無言不言是斷滅見孰能辯其非一而不二者乎自漢永平為佛者始持其書入中國由晉宋歷唐至於今不絕梵言華言更相發明傳其學者又從而申言之其說遂充滿天下輯而藏之皆設為竣宇高甍雕刻綵繪脩衆寶以為飾竭衆巧以為工苟可以莊嚴者無不至梁普通復有異

人為之轉輸以運之其致意深矣吾少時見四方為轉輸藏者無幾比年以來所在大都邑下至窮山深谷號為蘭若十而六七吹蠶伐鼓音聲相聞襁負金帛踵躡戶外可謂甚盛然未必皆達其言尊其教也施者假之以邀福造者因之以求利浸、日遠其本達康府保寧寺當承平時於江左為名利更兵火之變今長老懷祖守其故址於煨燼之餘十有四年堂殿門廡追復其舊而一新之最後作轉輸藏余鎮建康時見其經營後四年余歸石林祖以書來告曰藏成矣幸得記其本末祖蓋以正法眼傳其心者其為人潔而通靖深而敏非徒以有為作佛事者也乃為推其師之言合諸儒之說正

佛之所以言以曉世俗之弊祖當益以是振之夫方無所言則維摩氏之默如大阿難等得道受記諸大弟子皆不任問病及其無所不言則雖觀世音亦從聞所聞而入爾乃寺之興廢係其時人施舍係其力有不必記故不書

書為山亭石上

紹興辛酉正月兀朮以衆二十萬入寇壬戌渡淮據合淝二月辛未淮西宣撫使軍出征癸酉渡江是夕敗賊前鋒壁歷陽丙子又敗之於舍山戊寅又敗之於巢縣己卯又敗之辛巳復寇和州又敗之壬午又敗之於全椒癸未甲申又連敗之於閔口丙戌又敗之於仙宗丁

亥又敗之於柘集己丑遂敗兀朮於店步復合淝庚寅王師入廬州賊盡過淮奔乙未班師乙卯敵俘於王所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葉某記

祝文

到任謁先聖文

某聞鄉飲之禮雖不足解平城之圍而魯人絃歌之聲或可以却秦盜文德之州久矣某學無所成干戈之際再臨舊治潔齋款謁有愧平生惟祖豆在列延見諸生追求在泮獻職之意使無子衿城闕之歎猶不敢不勉惟先聖尚鑒臨之

到任謁諸廟文

某頃者待罪此邦初無以事_神而和其民今去之七年上不以其不能詔俾復臨舊治而益之留鑰之重其有愧於神多矣強敵未殄民之彫瘵尚多往者不及而來者未知免蓋惕然未敢安惟陰隲一方用佑相其封守則神固有常德而某寔預受其賜此猶竊恃以苟朝夕者神尚顧之勿忘

祈雨寶公塔文

某入境問民疾苦皆曰自春雨澤僅足播種而未洽五月不雨至於今未之將秀者蓋病矣比連日雖霑油雲之潤而境內猶不徧及閱_之之憂在於旦暮歷旬不繼則民必有受其害者用是惕然不敢安惟至人無心與

法皆一遠邇何擇孰非慈哀願矜憐迫之情特施廣大之惠使民得益蘇於彫殘安輯之餘則某亦庶免免咎於強勉蒞事之始誠意殫盡此言必聞

祈晴寶公塔文

惟我邦人仰依法廢迫窮赴愬凡有急而必歸艱厄更著蓋無求而不應今茲淫潦殆已彌旬苟朝暮之未回必高卑之皆病願宏普濟俯鑒群情萬億有歲亟被秋陽之暴十千並耦終償歲事之成庶俾農穰益蘇彫瘵

祈晴諸廟文

去歲夏旱民力未蘇今春牛疫繼之南畝之艱亦已至矣而連月陰雲霖不已復將害於秋成方中原有興王

師在塗調燬也成無非出於民者歲或不稔公私皆病
神豈重用之乎靈鑒不遠有禱必聞懇迫之言不待再
三尚祈昭荅在此朝暮願同彫瘵均受神禧

謝晴寶公塔文

春多雨懼有害於業盛歸命控祈竊仰干於慈廕至
蒙昭格盡掃陰霾歲有麥禾稍愈疲民之望官藏困廩
更寬慢吏之憂大施無邊頌言莫罄

謝晴諸廟文

某待罪此邦歲月將再周凜然念民之艱未嘗終日敢
忘比以陰沴失常預申虔請不踰旬浹卒荷鑒臨寒氣
既藏陽光訖見農夫之慶已若有秋敢祇薦於菲誠尚

有祈於終惠

祈雨諸廟文

眷茲江壖例若愆亢適惟故邑雨澤以時布種既周秋
成可望尚須霑濡以訖有收願推濟物之慈更廣油雲
之施仍均遠邇咸獲豐穰宜饒一邦獨受大賜尚祈孚
鑒克諒菲誠

再祈雨諸廟文

古者謂吁嗟求雨為雩皆請於山川百源而春秋得雨
書大雩皆在建午建未建申之月是知水旱豐凶雖天
有數苟精意以禱山川之靈亦必應之某待罪此邦無
政及民干神之誅則已多矣重惟一方兵火之餘春夏

以來雖幸穡事偶周而亢陽為災時澤不繼苟獲困之
蓋有不勝憂者用是惕然卧不安席詢耆舊徧宗於
境內神祇昔魯僖公有憂民之心春秋歷月不雨則書
而文公之怠歷時總一書豈惟不容於王法亦以見神
厭其德而弗之福某之謹尤固無所逃若其區、未忘
於民則尚惟聰明俯鑒朝暮之間賜以霑溼無俾重為
民病乃罪罰當降於身則不敢辭

謝雨送洞府龍神文

旱暵之憂慄、危懼徧宗百神曾莫肯顧粵惟神龍呼
吸雲霧是惟其職奔走往訴敢勤於行救此朝暮風馬
在塗若聞指呼一兩三日澗壑流注焦枯盡興如手親

拊敢曰時澤寔惟膏雨乳愧我不德孰逃神怒仰懷威
靈自以民故莫寧拜賜尚弗我吐功成不言載肅徒御
躬率邦人言餞於路鼓鐘朝轟旂纛翩舞神德在人既
飽既哺我獨何為永饒肺腑

謝雨諸廟文

秋穀將登時雨不繼念陽之方亢恐失時和仰神聽
不送輒傾誠請潔躬以俟決日於茲凜然朝夕之憂彌
切雲霓之望託蒙霽澤惠以有年惟神念民固重於其
久困顧我不德亦仰被於深仁卮酒告誠廟貌如在永
言思報不解愈恭

祈晴諸廟文

去歲夏旱害於秋成民窘艱食日延頸而望幸免溝壑者惟此一麥而已入春以來淫雨不止歲且三月懼不免濟則乏絕之憂僅在旦暮敢以肴酒請干有神無憫彫殘稍回陰沴豈惟寬吏之責得以苟安亦以戴神之休其將無已

祈雨請寶公入城文

兵戈之後十室九空公私所須惟在南畝苟或罹於一歉即坐致於百艱幸茲春夏之交適獲雨暘之節疲民盡力布種稍周懼迫驕陽尚資時澤敢祈覺力重憫凋殘特紓愆亢之憂賜以霑濡之惠遺秉滯穡豈惟足一時婦子之求積廩高田庶以償十年溝壑之患精誠所

扣妙應無方

謝雨送寶公還山文

歷月不雨徧宗百神卒歲之憂僅在十日輒以吁嗟之請仰干蒸濟之仁爰舉舊章載迎遺像翁然雲霧即見於崇朝霽以甘膏不踰於旬決神效職帝命不違救焦槁於垂成整彫殘於既弊敢以往來之相竊窺妙智之功惟我邦人夙係慧蔭疾痛而父母有感必開沈溺而援舟航無求不獲自今以始不敢懈虔尚念鄰邦猶多懇請法慈無礙宣爾疆此界之殊民意所須得東作西成之望願均此施普及含生

祈晴寶公塔文

江干下濕水潦所鍾春雨過期麥苗將病重軫勤民之意敢忘先事之憂法施無方雖微不聞民情所向有請必聞願除陰沴之災亟正時陽之氣庶安疲俗復享豐年

祈雪諸廟文

日已至矣二麥在田爾歲之須時靈未降方嚴彊事民力尚艱懼迫常暘敢以預告願施霑澤以軫彫殘區、此心屢干神聽惟其終惠無替厥初

祈雨諸廟文

某待罪此邦行三年矣無政及民而神每相之雨暘以時歲常有秋故當艱難之際彫瘵稍蘇公私兼濟者神

之賜也今淮甸用師之後上方經理中原調度所須孰非出於民者旬月以來常暘為沴宿麥將刈穀種未播人以旱告是用陽然雖抱病不敢安於室起而請徧宗山川百靈曰斯民之困久矣天既厭亂剪除妖孽克復王業適在今日然必先得年而後可濟其奔走從事相與祇承 帝命豈惟辱有司之職神亦預有責焉尚此朝暮賜之餘澤使無失其西成之望神之為貺蓋有待於他時者無替其常德

祈雨請寶公入城文

元陽為孽必在春夏之交饑饉所憂常當師旅之後方淮塙之罷警適雨澤之不時麥苗之須朝夕是懼雖偏

走羣望預竭吁嗟之求非歸依大雄孰協慈悲之應仰
憑覺力洞鑒惻憫其卒歲之危惠以崇朝之施少安
彫瘵兼濟公私

謝雨送寶公還山文

時暘之病仰叩大慈膏雨之施遂周決日耒耜兢起溝
壑可逃維宏濟之心無可言謝而迫窮之請有愧於中
仰止靈山旋歸寶室傾城拜賜莫寫斯民之誠行道載
歡已卜豐年之慶惟其昭事願竭此心

謝雨送洞府龍神文

比之亢陽往干時澤惠然肯臨為我心惻雲車始興百
靈並趨決日五雨無稿不蘇愧我非德何以拜賜有呼

必聞則惟神志往饒於塗旗纛有光我心孔懷曷日而
忘惟天與君靡民不育惟我與神皆民之牧願廣此心
各竭幽明俾歲如茲永慰民生

祈雨寶公塔文

頃迫春耕控祈未興茲緣民病復敢有言念此疲氓方
安舊業開口待哺惟茲耕耨之勩盡力撫循猶滌瘴之
慮豈容仍歲不獲有秋已愆布種之期重軫曠瘠之責
敢逃屢責曲冀共慈法施無邊固未忘於終惠危誠易
感尚有俟於崇朝

祈雨諸廟文

布種失時民以病告雨暘之節惟神是司敢以吁嗟之

求而冒聰明之鑒誠意既迺在此旦暮之間靈貺俯臨
不難指顧之惠竭誠懇請指日為期

謝雨寶公塔文

民生孔^艱自貽災沴法施無盡終荷憫慈今茲踰月之間
屢控^旱年之懼卒霑大賜頓釋羣情難名廣大之功惟
切歸依之志

謝雨諸廟文

比迫農時亟以早告亦既踰月將害染盛卒蒙霽霽之
祥畫稍枯槁之患仰非明德熟惻危誠報德之心無物
稱有年之賜尚鑒不忘繼自斯今益虔祗事庶扶天造
其保遺黎

祭文

徽宗皇帝祭文三首

天步初艱為中原而遠狩帝鄉不返傾率土以經哀逝
聞靈御之深彌切遺弓之慕威容如在偉烈具存恭帝
王步驟之餘皆期力致天地混茫之化獨以心成俄興
熙安之災莫測差高之意維神遊八極固無滯界之殊
而亭錫九齡終屈羣生之望臣頃^特從橐嘗過岳疏永懷
未報之恩攀輦已遠徒抱無窮之戀墮涕何追

留守司

應期撫運倅歷數之有終紹業承休仰威靈之如在神
遊不返伏衛來還爰追在宥之初寔際承平之運典章

文物繁方冊以具存華夏蠻夷奠海隅而咸服豈期禍
變橫起遐陬撫恒嶽以北巡既窮朔易越函關而西度
寧間流沙俄成脫屣之遊莫極垂衣之化臣拘縻郡紱
阻造靈輶泣血書辭固難名於大造銘心戴德徒自結
於孤忠

建康府

神歿帝所孰測真游澤在人心難忘孺慕望鑿與之來
復追玉几之始馮力圖斯民寧憚戎車之駕歸格藝祖
莫聞清蹕之音痛裂五情哀纏九土載念憂勤之蹟尤
高繼述之功周歷更傳方賴延洪之緒堯仁廣被尚懷
遺宥之思臣拘守封圻阻趨仗衛攬涕蒼梧之野陳迹

空存馳心汾水之陽餘生永已

祭謝侍郎文

仕以學優業以志勤我行四方所居必辱克踐斯言夫
誰易君如耕斲田既蕩既耘前其萬稂待以雨露及夫
既登廉寔不賁如營大厦樸斲斧斤取材鳩工自備及
於連夫落成丹雘惟文念初相從不寐載欣豈曰邂逅
婚姻之云君亦謂我皂白太分肯獨我知擬彼澗芹一
紀於茲世方糾紛預瞻茫、邈其無垠孰拯孰援蕩其
浸氛孰闢孰除繼其靈膏中夜起難卧不及所謂此折
衝豈惟三軍文武天子允集大勳擢君不次發其清芬
豈弟之政人飽其饋溫厚之誠士沐其煦胡不少留連

頊江濱奉訴失聲心焉如焚五尺之旌三尺之墳已乎
遂慈往者如雲豈無善類孰為蕪薰嗟我老矣童頭駕
筋念昔許我並鄰桑粉今幾何時倏閱朝暉君不可還
徒懷蒿焄古今同然逝波法法尚有此辭君乎猶聞

祭韓運使文

忠憲之德博厚溫恭左右仁祖既有顯庸是生康公至
於莊敏宜其孫曾百世不泯侃侃大夫莊敏之孫盎然
慈和克紹其門宣和丁亥從我許下二十二年如閱晝
夜持節西來再見江瀕從遊彫零存者幾人謂當周旋
握手未幾一病莫留遽告不起君晚聞道湛然虛明臨
訣告我曠無遺情夢幻去來君亦何有我獨悲傷哀此

朋舊歛以時服祭以家蔬君像在堂甚瘠而癯味君之
言僅隔晨夕殞涕陳辭尚君來食

祭周大夫文

文安手足同產五人其四先亡非君孰親石林藏山同
一雪濱百里而近寔相為鄰我雖老矣來往莫類語言
相聞意在其真君晚自言得妙谷神扶不死藥可閱大
椿云何不淑遠蛻躡塵幻化固然孔懷婚姻四十三年
如越暝晨中間憂樂曷可具陳凌雲超然一笑天鈞揆
君之知寧計此身我獨何為淚落霑巾緘辭寓哀百念
酸辛

祭淨山主人

我奠先君於下之麓遂將終焉因以卜築惟時導師凜
若水玉惠然我從寔慰幽獨兩居既成左松右竹為山
水牯各自放牧浩歌相逢不唱無續俯仰三紀倏如轉
轂今者何為棄我不復愧生滅想未免凡俗無維之塔
照映巖谷是第一祖開山老宿子孫無忘尚見遺蹟欲
知其勤視此喬木

顯祖贈太師惠國公焚黃文

某待罪建康之二年上不以為無能過錄其勞進職資
政殿大學士禮得通贈二代是歲大享明堂賜我顯祖
爵而詔之曰爾祖寔浮於名莫克究厥蘊惟爾慈孫嘗
登瑛路用肇開國於後惠以蔭庇於嗣人某墮越感泣

懼無以承 天子休德兩私竊自幸我顯祖之遺烈餘
懿寔獲暴褫九泉屬以再留閭寄不獲躬致奠謁夙夕
不敢寧謹遣曾孫男右宣義郎充江南東路安撫制置
大使司書寫機宜文字樸奉告歸省虔薦於墓道尚惟
明靈鑒格某不勝悵愴慘噎之至

顯考贈太保焚黃文

某不孝弗獲盡養於我顯考使之耄期百年終身之憂
未嘗一日而忘尚惟 天子仁聖時得追資九泉潛德
懿行猶以未見後世頃初預聞政事驟越常典進位少
師後凡四常大禮有司限止法仍守舊秩去歲秋明堂
禮成以某忝資政殿大學士於是始開公爵有太保之

命幽顯存歿其寵綏之亦已至矣而某終無以奉承先
訓仰圖報塞徒感悼震越不遑寧慶復蒙誤恩再守留
鑰不能即歸省謹遣孫男右宣義郎充江南東路安撫
制置大使司書寫機宜文字模躬造墓下明靈不昧尚
克鑒臨某引領東望涕淚悽愴不知所言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四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五

表

謝到任表

分東道之封圻再臨江國守北門之管鑰密獲宸居任
非所堪辭不獲命臣某中謝伏念臣去違軒陛俯仰十
年退伏丘園棲遲一壑念多壘尚艱則悚折軀盡瘁之
義大恩未報則有畢命靡他之言敢擇所安自求遠屏
謂年耄之沒晚迫疾恙之交攻惟聖主曲亮此心故愚
臣得安其分豈期人乏復誤詔除力殫懇款之誠莫動
高明之聽勉交印綬實愧吏民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惠顧臣鄰憂勤土宇撫萬邦巡候甸何止臨踐土之宮

會諸侯選車徒是將復東都之業責其來效付以舊邦
斗運天旋已振荆吳之勝氣風驅電掃行銷河岱之妖
氛但臣陳力不能強顏何補欽承威旨整假歲時疆場
無虞僕苟逃於謹累冕旒甚適尚終冀於慈憐

謝傳宣撫問賜茶藥表

使傳俯臨殆非常禮寶奩拜賜併沐異恩自驚衰朽之
餘曷稱褒嘉之遇臣某中謝伏念臣迂疎寡與慙拙多
艱蚤歲朝廷既乏秋毫之效暮年疆場何施汗馬之勞
誤辱眷慈猶叨委寄愧慙辭之弗獲曾報政之未遑遽
屈王人親承帝問搢紳改觀共知聖主之不遺里巷爭
傳更覺陪都之增重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曲矜舊物

欲勵通臣念其嘗事軒墀久絕朝天之望憐其服勤簿
領未忘報國之忠借以寵光榮其晚暮江墟地廣故境
秋高明詔申嚴頒謹奔銜之冠奏封賜可仍寬凋瘵之
民願竭疲筋少酬聖造

謝乞官觀不允降詔表

誤當劇任初無屏翰之勞再荷殊私重愧遠迤之役懇
期莫效被寵惟危臣某中謝伏念臣衰病餘生空踈末
學盡力承平之日尚不克堪課功多事之時豈能免過
故澁誠而自列幸量已以苟全詎意寬慈疊形錫諭推
之不去深有愧於吏民義弗遐遺特見收於若父茲益
伏遇 皇帝陛下憂勤念治清靜撫民謂陳力不能雖

欲自安於過分而退人以禮尚期曲盡於存故捐體
貌之隆少假羈孤之迹臣屢違恩旨勉奉訓辭力將敗
而猶馳何取疲駑之用器已盈而更受終懷顛覆之憂

賀 天申節表

天人合契爰開出震之符夷夏交歡共獻如山之頌休
明所暨呼舞攸同臣某中謝竊以定暴亂而太平孰不
期於真主履艱難而念無逸必將報之永年惟上帝之
儲休與斯民而同欲恭惟 皇帝陛下功高拯古運際
中興膺謳歌朝覲之歸久已仰吾君之子脩文武聖神
之德是宜為天下之君茂介純禧莫隆茲日臣外司留
鑰阻奉壽觴俯葵藿以傾心敢忘委照詠松椿而歸美

願效羣言

謝左中大夫表

賞必賦功既誤褒嘉之實老臣戒得重貽貪冒之譏退
自省循惟深願越臣某中謝伏念臣久從幽屏再荷使
令戎事猶艱固欲竭情而自效聖恩未報敢期愛已以
偷安雖抱此心訖無成績故力求於閑散幸苟免於曠
康方俟矜從反叨寵數鉛刀何有全牛之技已窮故道
空存老馬之知餘幾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高明委照
博大兼容 勵有功豈愛彤弓之錫憫憐舊物未忘隆
履之收致此迂愚例存記錄臣敢不勉承德意更激懦
衷洛邑初營何曷稱保釐之守漢儀復見終 戴定之

期

書屋校鈔書

賀天申節表

歷數在躬既終陟於元后天地合德咸利見於大人慶
溢斯民祥開是日臣某中謝竊以攷三代興王之業孰
盛於仁盡萬方報上之誠必歸之壽惟頌聲之美固臣
子之樂推恭惟 皇帝陛下出震延休乘乾撫運體聰
明睿知而不殺我武惟揚備剛健輝光 而日新無遠
弗屆宜鍾百順永錫萬年臣久遠清光載逢華旦瞻雲
就列跡莫致於簪紳望海朝宗心徒傾於觀闕

謝資政殿大學士表

一字之褒仰動明訓十旬之內再沐誤恩懇辭莫效於
精誠祇命惟增於戰慄中謝伏念臣逢時過幸受寵居
多積丘山未報之私無毫髮可論之效豈不曰知難而
退悼此志之未伸固嘗懷見美必為曾餘生之何有矧
茲黜虜方正嚴誅驅太原北伐之師雖即期於殄滅保
洛邑東郊之衆可無待於撫綏自省何勞能當異數茲
蓋伏遇 皇帝陛下矜存高物駕御羣材視臣鄰於朕
肱蓋欲奔趨而承事以爵祿為砥石又將磨礪以勸功
重假哀殘申加獎飾佩景德升班之散陪近弼之殊榮
追修文創始之名尤愧諸儒之極選雖期頤首莫稱所
天

賀明堂禮畢降敕表

合二至之郊禋兼六宗之廟享報本反始雖上帝為所
獨尊因時制宜必聖人乃能盡變明靈允答海宇蒙休
臣未中謝竊以鑿御省方已更四閭竭戎謀夏契勤三
方用邀福於上下神祇亦云已至將休於禮樂刑政其
敢有遺惟震心望治之愈深故元祀益恭而弗怠恭惟
皇帝陛下外昭明德中極小心受天下之往而不敗
康履王業之艱難而思其始方茲醜類復啟齊盟殖有
禮而覆昏止師不妄動祈福祥而求永正史冊愧辭秩
盛典以載嚴均普天而同慶臣滋當滿輔祇布愚言奉
璋我雖莫陪多士駿奔之列降福簡竊獲預庶民
敷錫之歆

謝 皇太后丹寶禮成表

建宮內相方新長樂之儀備物明廷遂正東朝之號凡
各覆冒舉極欣榮中謝竊以事莫大於奉親孝必先於
隆禮惟盡報本之誠莫能為之稱故嚴推尊之美乃可
致其崇於顯鴻名式昭大養恭惟 皇帝陛下功高撥
亂德懋承祧言念母儀夙有光於前烈肆揚天命訖垂
裕於後人存履艱危居懷定省適皇基之始振幸法駕
之將還乃卜元辰前修令典徽音克嗣化已被於家邦
景耀流傳言自成於雅頌臣拘縻印綬阻造軒墀慶集
雲來行跂含飴之奉雕騰夷夏更寬問膳之思

謝大禮加封食邑表

五等分封雖名存而廢三年進律益禮厚而恩隆深懇
滿溢之餘更冒寵鴻之賜臣中謝伏念臣起家寒陋遭
世盛名竊大邑以庇身已為非分率諸侯而述職曾莫
效勤方大享之吉成與敷天而同慶曷云異數更及固
功益益伏遇 皇帝陛下德協神人孝安宗廟犧牲玉
帛不忘裸獻之修輝翟庖闈均被餘之澤個服勞之
已久拜歛福以均敷臣敢不策蹇自期履冰思戒五百
里諸公之地敢自比於周邦二千石刺史之封猶有慙
於漢秩未知報稱惟積兢危

謝奏陳金賊退敗降詔獎諭表

正王者之兵張天討中與人之誦少達下情仰荷眷慈

特膺殊獎臣某中謝伏念臣少而不武老益無能當長
江禦侮之衝適醜虜敗盟之際惟紂臣有億萬衆皆倒
戈攻後之徒而楚惡已數十年亦昌喪皆亡之日戎車
既駕我武惟揚敵所憚以爭先首推亮燭取彼殘而共
殄卒掃妖氛懸與矢石之勳濫竊璽書之賜敢懷掠美
輒奏固功益益伏遇 皇帝陛下謀發自中威行無外
不震不動圖回每盡於敵情能弱能強終始弗逃於聖
筭欲勵服勞之士故捐假寵之榮臣方以病衰懇祈退
免竟言爭誦雖莫酬君父之恩漢札細書猶足示子孫
無窮之寶

謝軍寨遺火放罪表

臣父下京
晚二字

奉職不廢自貽曠職照躬引咎方俟違訶仰荷寬慈由
從貸釋中尉伏念臣素無遠用本寔凡材沉迷簿領之
間徒勞無補出入兵戈之際愈久益踈誤竊守符仍司
留鑰既不能折衝強敵少盡力於疆陲又無以和輯庶
民使安生於閭里致令非意因戒不虞知重廢於官常
敗事逃於吏議蓋伏遇 皇帝陛下 繼接下以德
行仁雖愛憫黎元如御朽索之馬而保全臣于每漏吞
舟之魚念將迫於終更俾不污於後累臣敢不勉殫衷
懦深務省循豈不懷歸未遑乞身之請退思補過終慙
報國之心

賀 天申節表

發祥隕祉天用啓於永闢撥亂興衰世必推於真主載
備光華之旦咸欣震夙之期臣某中賀恭惟 皇帝陛
下法禹儉勤紹湯勇知懷旱麓造邦之業盡車攻復古
之謀視國履冰靡不思於宏濟拯民塗炭皆有賴於至
仁丕丞四海之心茂對千齡之運臣拘縻強場阻造治
朝謠誦交騰執匪松楸之頌威顏甚邇深葵藿之誠

謝傳宣撫問賜茶藥表

內府黃金尚方珍物禮加異數屈使指以親臨威不違
顏凜天光之在望臣某中謝伏念臣久從流落晚際聖
明橫草無功徒欲捐軀而盡瘁飲冰自勵敢懷擇地以
圖安第迫衰殘終辜眷遇詎意乾坤之大造誤矜犬馬

之微勞既俾後圖仍申好賜豈獨至仁之廣被姑示匪
頌仰承厚意之所將殆非前此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光明下濟博厚無容正陪都管鑄之崇欲先四海嚴大
國封疆之寄用策三軍故憐管履之微曲假軒墀之舊
力已疲而任重思欲厚而報難臣敢不勉務墮益扶
朽鈍言而有補敢忘藥石之酬義所當堅期效金湯之
守

謝在任表

三載黜幽方懼干於明憲再命而僣忽存彼於異思不
稱所蒙重熱非據臣某 伏念臣委由疎賤謾竊寵
榮 先朝濫竇於從班本無報效 陛下擢登於政路

已迫衰殘自知陳力之無堪唯有乞身而退屏遠謀帥
闕仍玷留都故連年雖幸於苟安而無歲不祈於罷免
仰蒙全貸偶及終更惟聽鼠五技之既窮亦駑馬十駕
之何及豈期過聽更責後圖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體
貌羣工作興庶政念其拳 忠款初非有愛於餘生察
其數 庶勤猶未遽罹於大過姑令代匱豈曰因能丁
寧殆至再三感勵難酬於萬一臣敢不欽承德意勉激
愚衷苟子產見推晚或容於鄭俗雖庶頽已老終無憾
於趙人

謝觀文殿大學士表

愚非所稱難逃負乘之職命出非常莫獲循牆之避重

勤訓飭倍極兢危臣某中謝竊惟學士選名雖與前代
近臣分職蓋始本朝至於易文明顧問之稱冠秘殿
寵褒之盛仰觀故事尤號殊榮是歷艱難蓋多敷德以
舊臣宣勞於外國不乏人由建炎越次而除則與前比
乃如固陋其敢叨逾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義篤臣鄰
憂深中外謂與之名者將求其寔而使之禮者必報其
忠故於賢、蒐選之間每有下、并包之意重念臣受
材至薄陟世多艱少日量能尚有滿盈之戒暮年多取
豈無顛覆之憂雖願竭於餘生恐終辜於大造

謝居民遺火待罪全安職表

無功受祿已愧素餐有罪不誅復叨寬典仰惟大施畢

出至仁臣某中謝伏念臣誤以疲駑荐蒙委寄方戎馬
戒嚴之際且早賜害稼之餘反側未安彫殘易困雖無
撓獄市每師齊相靜治之風而御守封疆敢忘魯人請
事之意訖無寸效重愧本心可容非意之憂更速曠官
之責法當顯黜思獨原情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德極
含洪道全忠恕八柄並用固將昭示於賞刑三宥所加
終欲掩藏其過失幸其可再居不逞字臣敢不上體眷
慈勉扶衰病遵簡書而奔命未敢言歸記焚室以寬征
庶無失所

賀 天申節表

天休申命爰開真主之符帝武發祥用錫庶民之福載

書屋故抄書局
蓬華旦欽頌永年臣某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道配帝
王功施夷夏統業：每懷歷位之艱繼：永：方啓
興王之造神祇協佑福祿來崇聞三千歲之靈長用扶
卜世膺億兆人之愛戴固不貽仁臣拘守郡符阻趨宸
陛莫遂朝宗之志徒增拱極之心

賀太朝會表

宸心抑畏曠盛典而弗居羣議載揚幸戎兵之始聞是
為周禮豈惟漢儀臣某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基命吳
天紹休文祖惟聰明睿知而不殺故能服天下無所用
威既艱難險阻之備嘗則必履帝位以大居正居路在
列鍾虞畢陳湛露惟晞共仰朝陽之盛橫流失遏敢忘

巨海之歸臣假守外藩獲逢熙事五侯奉幣蒞居邦甸
之先萬壽稱觴莫預公王之末永懷魏闕徒竭愚衷

石林居士運康集卷第五

書屋藏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六

劄子

辭免初除劄子

臣違遠闕庭荐更十年屏廢丘壑無階仰望清光大馬
戀軒之誠不勝朝暮茲者忽蒙恩旨俾守建康留鑰豈
意哀憊閑廢之餘聖眷不遺尚賜齒錄承命感泣無言
可叙仰惟 陛下天地容覆一物不忍棄損在臣慙拙
非材盡死不足論報但臣早衰多病前後累經奏陳不
敢縷 耳再述今年踰六十有加與已兼賦性僻違動
多嫌怨而江左行闕所在地隆望重昨紹興之初固嘗
已被使令止以帥事尚不能稱職旋速謹累在於今日

書屋校刻本
豈敢復有冒各苛貪狀目前之榮不思誤國之戒一有
曠敗何所容時反復審思莫知自度茲實朝廷利害所
繫非特臣之私計危情迫切進退傍徨臣已具狀控列
乞賜收還成命伏望 陛下終始眷憐洞察肺腑念臣
竊塞孤窮中外無援惟歸誠 君父不敢竊避斧鉞之
誅許臣依舊言觀別選良材上副憂寄干冒天威臣無
任

謝傳宣撫問賜茶藥劄子

臣迂拙凡村早蒙 太上皇帝減推賞之從班曾未少
施報效 陛下昨自維揚問其流落各選誤蒙知遇非
常力排衆論留備闕庭從容經理周每承預問未幾遂使

預聞國政天地生成之造尤非臣所易得賦分奇窮一
違軒陛十年於茲屏跡山林雖有犬馬琴瑟之誠無所
自達比者不意簪屨賤微尚加省錄適承人之再俾舊
治而臣坐席未暖有何勞能復出王人遽棄存首旬月
以來傍徨恐懼不能自容重惟建康宿師數萬外連敵
境里民皆經殘破彫瘵未蘇臣村所短淺素無威望何
以仰稱 陛下委寄惟當躬率寮吏夙夜盡瘁今兵屯
內外租皆罄蕩歲事豐稔人益安業近因奏免內藏庫
和買絹七分本色特蒙金字牌賜可人歡呼皆知出
自聖意至於感泣經有疾苦臣當節次具聞邊隅日今
探報平安虜情雖未可測萬一或有風塵之警臣亦當

與大將竭力協心共圖禦捍庶有秋毫少副大恩臣無
路仰瞻清光謹披瀝肝胆再具劄子奏陳

辭免左太中大夫劄子

臣近者願解留都已屢干淵聽今復辭誤寵仰犯天誅
退省侍從已甘竄跡迫於私義尚敢緣陳威懼交并墮
越無所臣聞先王治爵制祿皆有常法既已命之則於
三年考績隨其幽明而為之黜陟人無得容其私若加
命進秩則必職事之外別有殊功異能然後為非常之
賜謂之賞故文武造周祿錫有功諸侯則詩人美之作
為彤弓簡王無因而褒魯成公則春秋變文而書曰天
子使召伯來賜公命伏念臣自到任以來行將二年當

新疆初復疲民使安之際雖願竭情盡瘁少圖報效而
材力有限病衰相仍上無尺寸可裨朝廷下無毫髮可
及閭里臣之自審豈不甚明 陛下天地涵容縱以奉
法循理觀，庶謹澗畧細過使得容身而去固已萬幸
豈可更冒異恩妄叨非據竊惟方今外難粗寧而四方
萬里之遠百官庶府之事多尚廢闕正須內外夙夜協
心相與共濟若藩鎮近臣不能上體聖志猶務貪得此
臣所以尤恐懼震揚而不敢當也伏望聖慈洞察肺肝
特賜寢罷使區，微臣得以俯全一介之守則天下稍
知分義者孰不人，興起皆有樂事勸功之意庶亦不
為無補

韓克資政殿大學士第一劄子

書屋校鈔書箱

竊惟事不可數常情所畏老而戒符前訓甚明非至愚
迷執不知懲而况身忝近臣職當刺任方 陛下信賞
勸功之日而羣臣忘身為國之時此而不思昌逃大戾
伏念臣出入侍從殆涉三紀中間坐閣幾過其半固未
嘗有一言一事見稱於世可報糜食之責而榮名孳祿
每以冒居退自省量常若芒刺在已今者待罪近藩甫
踰三年雖簿書未盡躬督僚吏夙夜盡瘁乃其職事所
當為至於 陛下愛恤疲民欲其蕃庶整齊軍旅欲其
安強則興毫髮之效而進官未幾加職繼下况資政殿
諫大學士 真宗皇帝特創以為近弼非常之寵累朝

不輕與人臣獨何心乃敢貪取欲望聖慈察其危情出
於懇迫不敢但同常禮屢勤詔旨許令特賜罷免使臣
垂白之年粗免清議得竊知耻止足之名 陛下所賜
已多雖一日九遷何以復加

第二劄子

仰讀天聰再勅明訓躡天躋地無所自容上賴寬仁未
即誅殛在臣愚分所宜即拜恩旨豈可更復有言迫於
私義須至重干雷霆之譴伏念臣遲暮之年棄捐已久
陛下特垂記錄假之方面二年之間不以罪去而寵章
繼下度越常數士友太息吏民改觀臣亦豈不願竊此
須臾之榮以光不世之遇但惟羯胡犯順天討方行

陛下高故厚賞以激行陳將使人奮勵盡掃殘孽而
臣身泰近臣職當外間若貪冒苟得不是公議則荷戈
執戟之士何所勸弼臣且猶濫取則何人自肯盡心
此其夙夜震懼傍徨累日終不能自己者也伏望聖慈
察此懇出肺肝特賜矜從非持犬馬微軀私幸保全亦
於朝廷典刑不至玷累干冒天威

云云同前

貼黃

臣今來已係三千天聰寔當萬死若聖恩必不容免則
臣瀕江職守自有備禦之責將來諸道掃平大寇克定
中原仰託威靈保境安民粗無大過解嚴例合推恩即
姑使存留以待申命於異時猶為有名臣不敢更有解

避伏乞睿察

奏准西宣撫使殺敗金人劉子

臣竊惟黠虜去歲敗盟盜據京師今年狂突徑至淮甸
驅集醜類竭國遠來睥睨江端與所畏憚陛下聖文
神武逆折充威申命將臣授之成算曾不踰旬以千五
萬之衆計窮力屈全師鏖戰連告六捷敗亡喪歟狼狽
走遁王貴首奔路於道壯士健馬物故相來自用兵以
來未有此舉伸人神之宿憤雪宗廟之深讎鼓舞歡
呼中外一口自此擒馘充渠掘清氛而盡遂故土克復
中原近在旦暮臣誤蒙寄委寔當控扼不能身先士卒
少效微勞疆事有守無緣躬請冕旒少伸慶賀之誠

謝傳宣撰問賜茶藥劄子

書屋校抄書齋

臣伏蒙聖恩中遣使指俯加清問仍頒好賜特異常典仰知出自眷懷顧示寵渥非臣一介賤微禮所當得銘篆肌骨無地寄言除已具表稱謝重念臣疎遠固陋被過三朝初無秋毫可見紀錄脫蒙陛下不次職推內玷政塗外叨師聞之未嘗少有補報於艱難之時今此待罪三年甫迫終更陛下終始保全未遽釐斥罪戾之積臣猶知之而天地涵容尚使趨進寵召俾仍舊治方極頽越乃復冒此非常之恩未知殘年何以稱塞夙夕震懼無所自容魚鱗躬詣冕旒按露肝膽惟幸天日照臨

辭免觀文殿學士劄子

臣近者蒙恩除觀文殿學士令再任尋以趨躡過分具奏辭免願請閑秩伏奉詔書未賜俞允一介賤微仰干天造遠巡留全罪不容誅所有再任職事臣不敢疊有煩喋候降到告即恭稟聖訓依舊交管別具表稱謝外竊惟觀文殿職名祖宗創置甚重近歲非自知樞密院以上善罷未嘗輕除其餘必藩邸舊恩寅緣攀附邊防劇任開拓封疆僅乃得之至於常侍帷幄外守方鎮累更出入特示褒崇者不過數人而臣自省皆無一得徒以待罪歲久遽先近服稽之公論豈曰宜然况臣去秋已荷洪私加進賀政殿大學士於今未及一年尤難

傳冒風夕震懼無以苟安非常之恩既以仰承於異眷
量已之戒尚與少盡於愚衷敢望矜從終賜寢罪庶幾
尚可勉殫餘力未至遽速頌言

奏居民遭火待罪劄子

臣本府今月十九日西南風火起民遭溺耒風勢極盛
直趨東北向着正當府治臣先以瘧疾在告即時扶持
出救已延及府前東西居民簷屋俄頃間分為兩路橫
穿燒入儀門內及簽廳前人力更不能加臣極力營護
僅能保守軍資庫及大軍庫錢物並無疎虞相繼御前
統制田師中王德轉運副使王煥又分救得小廳一帶
其餘門外直至州宅皆被焚燬伏念臣誤荷異恩再賜

留鑰平時既無秋毫可以補報今茲不能戒御預謹民
伍致遭非意害及公私不職之誅無所逃罪已即具奏
自劾臣以職事不可廢闕不敢居家待命行罰自近雖
聖主所不得私伏望睿慈早賜黜責施行

再奏居民遭火待罪劄子

臣近緣本府居民遭溺延及州治具奏自劾待罪乞行
降黜尋再具劄子陳布犬馬之情近准尚書省劄子九
月二十五日奉聖旨留司委寄甚重令某安職孤寒餘
生仰戴天地覆載之慈跼蹐無所自容緣臣不職之罪
終不敢苟逃伏望聖慈特賜檢會施行

乞宮觀劄子

臣待罪留都去年夏合當終秩蒙聖恩復令再任迂拙孤賤仰荷眷慈勉祇事至今六月又將滿伏念臣衰疾之餘年踰沒葆理當退屏前後累嘗奏陳不敢再噴淵德重惟瀕江巨鎮外鄰邊境英總兵民責任不一而臣貪冒苟復首尾寔及四年曠戾日積初無秋毫之補陛下恩禮過優歲加寵數皆逾分量豈敢更懷遷延之計以速官榜英臣母年高別無燕侍去春先還閩里垂白之年關於奉養朝夕尤不能自安伏望聖慈憐憐曲賜檢舉許從罷免特除臣一外任宮觀差遣任便居住粗便連年懇請之意不負素心底於晚節知止之風少副清議

再乞宮觀劄子

臣近嘗陳乞在外宮觀一任今月十二日准都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恩過加溫言曲垂錫諭未賜俞允天地之造出於生成在臣犬馬之分豈所宜得感懼戰慄無地自容重念臣昨者自棄山林誤荷收錄置之方面固當竭盡死節以圖報效而臣每不安位屢祈退屏寔以德簿器淺難堪重寄年齡晚暮義合知止所以不避斧鉞之誅疊于淵聽今茲遷延再任又已踰年親事既寧人皆安業生尸厚祿尤愧本心外悚叨竊無補之憂內迫亢滿疾顛之畏此臣朝夕所以不逞寧處伏望聖慈俯加矜憫儻獲始終大賜特全造物之私庶幾

臣勉餘年粗守保身之戒

奏狀

辭免初除第一狀

右臣聞命震驚固知所指哀瘵杖闕久屏丘壑聖眷不遺尚加收錄感銘之極涕淚交頤伏念臣早歲積衰疾病相半年齡寢晚益難自持不可更當事任紹興之初已嘗有此委使即力具陳免不復數月之間果速謹累仰荷陛下天地含容不即誅夷許就閔秩今者相去七年舊疾不差新疾有加精神筋力事事尤非前比若或貪冒老不戒得必須再致曠敗不惟萬死無以塞責其在今日多事之際上負憂顧利害所繫不輕決非臣

敢苟當愧懼傍徨無地自處伏望聖慈哀憐察其誠悃特賜收還成命令臣依舊官觀差遣干冒天威

第二狀

右臣草芥賤微上干洪造天慈涵貸特寬慢令之殊未即矜從猶加錫諭踰天躋地無以自容伏念臣才識迂愚首蒙陛下不次識擢嘗獲預聞政事十年於茲曾未有毫髮補報今強敵未殄尚勤旰食正臣子奔走先後竭節效死之日何敢有所預避但臣量力既已衰敝度事亦嘗曠失進無以償寸勞是適以貽重累奉之義何所自伸則臣雖欲免免冒居終恐有誤委寄危情迫瀕至疊恩天聽與其追咎於罪戾既彰之後不若控

誠於成命始降之初伏望聖慈俯從人欲特賜命允臣不敢居家待命見已起發所居卞山迤邐前去湖州平江府以來聽候指揮

第三狀

勅會先於今月初三日准尚書省劄子以臣辭免今任職事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不許再有陳情臣以迂愚衰弊終難冒居再具狀陳奏一面起發所居卞山迤邐前至湖平江府以來聽候指揮未奉慶分績於今月初八日酉時恭奉御前降下金字牌通簡再准尚書省劄子勅會已降指揮葉某除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司公事填見闕不候

投告船家接人指揮到限三日於所在州軍依條差撥兵級起發前去之任至今未見起發前去六月七日奉聖旨依降指揮疾速前去之任仍具起發到任月日申尚書省臣已於今月初九日申時起發湖州沿路聽候指揮外所有前奏伏望聖慈特賜檢會施行

乞晉卞將軍廟額狀

右臣伏見本府有晉尚書令下壺墓一所在城西而隅謹按晉書壺當南渡之初與王導更亮寔相成帝蘇峻之難以壺都督大桁東諸軍事捍賊力疾再戰遂死於敵二子珍盱見壺沒相隨俱死忠孝之節萃於一門成帝時贈壺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後復給錢修

其堂北歷代封植載在祀典自金人渡江殘毀殆盡竊
虜威久漸致湮沒臣已委官檢討重建廟宇方時多艱
如宣等輩數百年間不過三五人宜有哀願以昭後世
欲望聖慈特依應天府飛地許遠蔡州頗真柳例賜以
廟額庶以興起四方伏節死難之士共明君親之義

第一次乞宮觀第一狀

右臣昨者誤被聖恩起之閑廢付以留鑰嘗具懇辭兩
蒙御前金字牌降到指揮不允休迫就職今已半年仰
賴朝廷威靈邊隅無警內外軍民隔獲安靜出於天幸
伏念臣少苦多病衆所共知久屏山林心志彫落昨被
命之初已曾一二縷陳去歲兼以夏秋服涼樂過多入

冬肺氣喘滿寒嗽屢作至今未平尤難勉強若猶貪冒
久居必致曠敗今來已及解嚴伏望聖慈特賜哀憐許
臣依舊官觀退即散地不惟陪都要藩免誤重寄亦於
臣投老進退之義陳力不能庶幾保全晚節不致重犯
清議

第二狀

右臣近以疾病上章陳乞宮觀尋准都進奏院通到詔
書一道伏蒙聖恩未賜俞允况愚冒犯宜即嚴誅聖度
優容尚領溫旨感論肌骨無地寄言休迫傍徨今履遷
延三月犬馬之私不能自己須至再瀆威尊伏念臣材
質朽鈍本無他長遭過聖明過叨職擢出入內外幾三

十年初無秋毫可以上報恩遇而奇窮猶介動多悔吝
故自靖康以來三蒙起廢付之都版不過數月皆不得
善去今者待罪已將及一年仰賴朝廷清明封境安靖
疫民沐浴貸之恩師屯遵紀律之嚴因得苟逃大譴在
臣私分僥倖已多稟瘁有加年終浸晚豈可不思已事
之戒更冒貪得之榮燕臣母年高昨者不曾迎侍前來
久違奉養人子之心尤難自處欲望聖慈察其腹心非
有矯飾特賜矜憐除臣依舊宮觀使之退屏山林少以
全其晚節寔惟生成大造于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
屏營之至

第二次乞宮觀第一狀

右臣昨蒙誤恩久叨寄任尸素無補曠戾日多去歲嘗
具奏乞就閑秩伏蒙曲降詔書未賜俞允蟻螻微生上
勤洪造傍徨龜勉又已踰年伏念臣犬馬之齒六十有
四衰羸多病每歲有加自去年十月以來舊苦肺氣屢
作至今尚未平復兵民所命事責非輕若更遷延曷居
必速容悔欲望聖慈特賜哀憐除臣依舊在外一宮觀
差遣任便居住庶幾休養殘骸粗全晚節不至重干清
議

第二狀

右臣近上章陳乞在外宮觀一任准都進奏院遞到詔
書一道伏蒙聖恩未賜俞允狂愚冒犯宜而嚴誅天度

優容高顯溫旨感蒙肌骨無地寄言伏念臣材質朽鈍
本無他長遭遇聖明過叨職擢出入內外幾三十年初
無秋毫可以上報恩遇而迂踈窮塞用過其量不自知
止屢致悔尤故自靖康以來三災起廢皆不得善去今
者待罪已一年零八箇月仰賴朝廷清明封境安靖因
得苟逃大譴在臣私分僥倖已多而况衰病有加年終
浸晚豈可不思已事之戒更冒貪得之寵伏望聖慈重
加憐憫檢會臣前奏特賜除臣在外一宮觀差遣曲全
體貌既已荷天地涵覆之私謹守庶隅庶亦全犬馬終
始之美再請威尊死有餘罪

第三狀

右臣近再具奏陳乞宮觀今月十九日准尚書省劄子
奉聖旨依已降詔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聖訓丁寧曲
加慰諭愚衷懇迫尚敢有言進退修程莫知容臣聞人
君愛養人材譬如培植草木必不使毀折於既成人臣
保全名節譬如連體膚必不忍傷殘於垂老此自昔
明哲之士所以皆能盡一時終始之私伏念臣過寵榮
已踰其分勉圖報效復迫衰殘前後累具敷陳不敢更
干天聽惟是陪都大鎮外中原內屏王室於今諸路所
繫最大而臣遠迎歲月初無秋毫可補脾胃食若不深
省已於罪戾未著之時力為進退殆至公議不容上辜
陛下寄委大恩下負微臣遲暮本意則何所及此臣所

以夙夜恐懼不遑寧處不敢自比其他帥守伏望聖慈
深加憫察念臣非有矯飾俯賜矜從臣不勝萬幸

書屋收鈔書類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拾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七

奏狀

辭免左太中大夫狀

右臣今月初十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與轉一官者
聞命震驚罔知攸措伏念臣衰病無能過叨劇任徒淹
歲月莫效寸勞方自力求閑秩冀逃官諍未知何名獲
冒此賞苟懷貪得必致頌言欲望聖慈俯察危誠收還
成命使少安於愚分庶無累於公朝于冒天威臣無任
辭免資政殿大學士狀

聞命震驚罔知攸措伏念臣假守瀕江濫司宮鑰歲月
雖久初無 豪髮可見紀錄適幸兵革少休營屯肅杼

年數屢登彫瘵稍蘇皆是朝廷威德所及於臣何有近
者逆虜犯盟將帥分禦淮上臣居內地雖欲勉效餘力
然所可施方剛引分求閑少逃尸素之責豈可反叨異
數重念臣今春誤荷養私例與諸鎮進官一等已出解
名錄事恐異衆不獲終辭拜命務從至今猶興以自疚
今來若更有倖冒是一歲之間獨取兩寵臣雖不言人
將謂何伏望聖慈特賜哀憐俯徇愚誠以還成命下同

辭免加封食邑狀

伏念臣久叨榮祿無補事勞更冒誤恩進陪公爵雖配
天之澤初不聞於賊寇而省已無功終自慚於秦冒傍
徨隕越莫獲自寧伏望聖慈特賜寢罷所有告命臣不

敢祇受已寄納建康府軍資庫

第三次乞宮觀第一狀

右臣去年春嘗以疾病三具奏乞罷免府事退領閑秩
伏蒙聖恩降詔書不允繼以專委營繕行宮事不敢固
守愚誠方俟伴圖措畫畧定再伸前請獲偶疆事遽興
瀕江正當捍禦義難預身因遂勉強遷延至今伏念臣
衰瘁餘生筋力愈憊留都重地在今日正須得人而叨
冒養痾首尾已及三年雖夙夜不敢少懈訖與秋毫補
報罪戾之積固不待言茲者幸遇天感既伸狂虜知畏
去冬以來戢兵遠遁邊境少安今者將及解嚴於臣私
義可以自列伏望聖慈特賜矜憐檢會臣前後奏章特

除一在宮觀差遣任便居住負恩而去雖無以仰酬覆
燕之私陳力不能亦庶幾粗免顛越之懼

第二狀

右臣近上章陳乞在外宮觀一任准都進奏院遞到詔
書一道伏蒙聖恩未賜俞允仰冒威尊未即竄死更叨
慰籍賜以溫言感懼交并隕越無地迫於情義即欲再
伸犬馬之誠適值壽春失守虜騎狂突過淮臣職當長
江之寄義合死不敢竊顧私計遑避已復踰月今幸天
威奮張將士用命醜類敗亡雖向平靜瀕江之備盡已
釋放民皆安業別無施行職事伏念臣昨以衰病屏廢
田里陛下不遺管履之舊過加省錄付以方面自去

歲黜虜敗盟臣無秋毫補報而三月之內遷官進職兩
冒異數度越常等心非木石豈不願竭屏席力圖寸效
少亦自異衆人而寔以素抱羸疾積久有加筋力衰疲
不可勉強是以每歲輒露誠請近者復經此艱危擇外
保內寢食皆廢所苦遂復暴作喘滿上采不可俯仰兩
人扶掖僅能行步心氣彫耗通夕不寐然殘骸幾不
勝衣委是難以枝梧迫切之誠無辭可見惟祈造化曲
成高明委照庶或尚保餘息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早
賜矜允

第三狀

右臣今歲以來嘗兩上章乞罷府事除一外任宮觀差

遣伏蒙鑿降詔旨未賜命允疎賤餘生上勤天眷感銘
肌骨無地寄言勉强周旋今又累月而臣衰病之餘氣
血凋耗久吾要地終難自安兼至六月已周三年秩滿
亦合罷免伏望聖慈特加矜憐檢會臣前奏連賜指揮
付之閑秩使養殘骸上以全天地涵覆終始之恩下以
遂臣犬馬疲憊進退之分

辭免觀文殿大學士再任狀

右臣今月某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尚書省劄于一道
伏奉聖恩除臣觀文殿學士今再任者聞命震驚固知
攸措伏念臣衰病餘生昨者蒙聖知起之閑廢付以
一面雖夙夜罄竭疲篤自知無以報稱故頻年屢干天

聽乞從罷免仰荷眷私未即報可遷延已及終更方踰
踏以俟俞旨忽聞有此除授退量已試之效寔照秋毫
小補豈敢重愧軍民輒懷膏肓無觀文殿學士職名
祖宗故事藩鎮外除無幾臣獨何人可當異數伏望
天高聽卑俯察危懇特賜寢罷新命檢會臣前後累奏
除一外任宮觀差遣

啓狀

到任謝執政啓

擇地而安豈事君之大節不能則止亦學道之本心最
被詔除莫遑懇避已交印綬仰愧陶銘此蓋伏遇某官
道德佐時勤勞許國察醜虜亂華之有自知皇天悔禍

之在茲神州陸沉國王行當任其責江左未定有管中
則何所憂盡舒宏濟之謀即有削平之日俯未未改州
慰萬民故雖雷留綸之深嚴亦俾奉祠之冗散某本於
善狀過假溢言屢自列其衷戕訖未蒙於公可謂布足
文德趙孟之語偷少不如人况燭武之已老勉祇承命
終幸遠哉

回徽州曾侍郎啓

暫領藩符已交印綬共期梁海方欣汲黯之在朝聊試
治民所屈蕭公之居外風涵遠被士友交歡伏惟某官
道與時行仁為己任智不惑而勇不懼將力整於艱危
用之行舍之載本然心於出處坐閣十載更踐三朝慨

社稷之未安忍為容悅恐干戈之方熾宜有後圖協濟
廟謨樂聞廷議始雖難合無傷志士之本心久必見思
固自聖君之宏度未遑暖席行即賜環某久預從游獲
同封守從容笑語莫伸引領之懷密通聲猷尚託為僚
之幸

賀宣州汪相公啓

顯膺綸綍登用舊人密通鄉閭就煩名鎮除書始播與
論交欣惟某官廊廟宗工縉紳宿望善安危之注意係
德齒之達尊孤趙勤勞何止草昧艱難之際蕭曾事業
固先風雲會遇之初退即燕閑久功虛佇衮衣赤舄方
入奉於賜環熊軾朱幡宜尚煩於開府願惟秉弊辱在

春知尺賸馳誠賞復伸於恩欵高牙在望徒幸過於榮
猷

回霍經制啓

委迹家山嘗迂軒騎剖符江介復枉紙書荷眷義之不
遺非衰遲之能稱伏惟某官材猷敏濟志節剛方夙殫
稽古之勤力傳家法遂展佐時之畧自結主知中外踐
更猷為備著逾此干戈之後孰先賦歛之圖凋瘵未蘇
調度多闕惟愛民若赤子故知取而不傷若言利析秋
毫則雖多而何補較從卿月暫佐使星聊煩規畫之行
而有超陞之寵旌麾在望欵唱尚遙條教所依瞻言徒
切尚勉加於調攝益順尊於綏將

賀汪相公建節啓

剖符便郡已隆舊弼之恩授鉞齋壇復重元戎之寄始
傳渙赫大慰輿情恭惟某官德量深宏智謀恢遠廢荆
榛而成帝業最先節高之納忠會龍虎而振王威何止
劉琨之勸進六龍在御四海歸心銘勲已著於禹彛濟
難方圖於舟楫中解宰柄久佚祠庭惟聖王念功固無
言之不報而宗臣經國宜受祉之既多某久預鈞陶復
依屏翰進趨前席載瞻北闕之光歸擁淑旂更倍南邦
之喜

回南京留守路樞密啓

光奉詔綰顯司留鑰舊禮來復方當開國之初聖澤延

數更重興王之寄伏惟某官材猷夙著望實兼隆入參
帷幄之謀格宣忠欽出奉藩維之最屢竭勤勞養此陪
都控臨東道望春陵之佳氣千載固存定邦郛之名城
萬方行會暫煩居守即有超陞愧修慶之未還辱紙書
之首及感銘之至數叙莫周

回王正宗啓

給札試言少仲素蘊奏篇稱善特錫異恩除書始聞有
識相慶伏惟某官學通倫類識造精微劉向博極羣書
固已盡古今之變貫通達國體是宜明政事之原爰
自弱齡已懷遠畧雖言語文章之選決科早冠於諸儒
而安危治亂之端射策尚勤於廣問蓋其待之者厚是

以求之者詳斯文有先士友爭歎不遺鄙陋首枉紙書
自喜衰年猶及承平之故事願言遠業益觀異日之成功
轉太中大夫謝執政啓

量能授官蓋先王用人之本見得思義亦君子行已之
方仰累公朝退慙本意伏念某受材不敏涉世多艱方
強仕之年固已自投於閑散豈既衰之後反求貪得於
須臾况風波荐覆於畏塗而荆棘親逢於晚歲正使捐
軀原野未償廩食之私矧惟服力簿書何補事勞之寔
取非其有人且謂何茲蓋伏遇某官拔茅與其彙征未
菲不以下體方流言竊詆獨深亮其無他遠引疾告歸
後輒留而不釋矜其遲暮借以寵光不憚所蒙豈曰子

衣之安吉未知為報陳我馬之也墮震懼靡寧銘旅昌
已

回吉州王舍人啓

炳陞記言夙膺高選虎符分守暫慰遠民間遠聲猷屢
更歲序承下車之滋久隄削饋之未逞首貶絨題過勤
行李竊審剝煩暇裕介福駢蕃伏惟某官名在朝廷奮
由學校惟禮樂詩書之造士所養既深有人民社稷以
為邦何施不可未窮遠業聊出緒餘行聞宣室之思毋
久淮陽之治蓬門枉過每懷前日之溪山鈴館相望尚
接鄰境之封壤更新保衛別送褒嘉言之不文永以為
好

賀三京招撫劉太保啓

方叔壯猶夙任興周之寄召公為保載勒分陝之行孚
號肆颺高衣震疊伏惟某官忠誠許國銜畀佐時總御
六師早席將門之舊名清四海屢扶王室之危保彼大
戎復于虎旅雖王赫斯怒所殲者渠魁而民懷有仁願
適者樂土况仇葛夾蘇之望皆憲臺樂德之人不待招
搗咸知効順倒戈內附豈惟見於前徒免宵縱觀孰不
歸於吾父一蒙開納盡洗腥醜某久幸從遊欣聞播告
莫遂瞻承之志徒深慶并之誠

回信州劉侍郎啓

觸熱載望已交任紱承流問俗具布教條歡洽初播於

里閭翰墨既巧於尺牘伏惟某官材周遠邇世號名鄉
奏刀嘉然所遭皆迎刃而解履轡沃若有往非著轍可
先文屈祠宮壘煩便郡雖長沙國小未足以回斂而洪
陽政清何妨於卧治願惟老病委清歸閒念桑梓之相
依從遊已舊方荆榛之未剪戎路尚艱重慈推轂之無
堪猶獲同舟而共濟何從會面坐極馳誠

除資政殿大學士謝執政啓

繁纓以朝孰云可假懷璧其罪已亦知危荷獎予之遇
優愧懇辭之弗獲伏念某少而不敏晚益亡奇任前望
三十人則為已過官欲止六百石况復加身政頻歲之
懇祈惟乞身之為請未償此志更沐橫恩茲蓋伏遇某

官功濟華夷志安宗社間衰連之一老借以寵光用風
勵於四方便皆典起仰荷盛德但愧本心勉欲效勞依
桑榆之已晚雖云代匱願管蒞之何施徒有銘藏莫知
報稱

賀張少卿奏捷啓

出將王命前討邦仇萬里犬羊既望風而知畏六師號
虎威奮義而爭趨果掃妖氛共成大烈伏惟敬慶恭以
某官勲高宗社名重華夷被公褒以臨戎孰出三司之
右總將壇而甲令更隆百勝之威聲中外之欣謠雪人
神之深愜某獲聯疆事首奉捷音欲并之私數宣因既

除觀文殿學士再任謝執政啓

及瓜而代初無可錄之勞采菲不遺遽竊非常之寵祇
承眷渥曷復宰辭伏念某本乏異能過叨重寄空疎之
學固斐然不知裁之懇拙之材况老矣無能為也故承
乏因循者三歲而乞身懇請者六章何期遲刻以求閑
更復逾涯而拜賜豈無再割人共笑其蹈刀雖強已陳
已亦慙其芻狗茲蓋伏過某官權衡 物柱石本朝道
叙禹謨協九功而共治輔成周命偕十亂以同心未遑
舍舊以圖新姑亦絕長而補短安國無功自愧本幸罷
歸頭川有詔如前何能愈治未知報塞徒有銘藏

書

與秦相公論防冬書

某頓首再拜僕射相公鈞座秋暑猶未退即日伏惟鈞
候動止萬福某近因到官具書伸謝必已呈澆記室哀
鈍毘勉亦將幾月鄙事雖甚弊連日檄遣冗滯數百事
似以少間其餘皆可徐以力治惟是防冬一事不無私
憂茫然都未有圖議者或謂今歲虜未心來或謂二大
將既分宣撫兩淮本道乃在本腹裡非所慮或謂萬一
有警朝廷必自委二大將守江非本道之職三者竊皆
以為過據日前探報頗言虜點兵開河積糧料器具乘
近畧同心無安靜之理今淮東偽邳州兵形已見不來
則已來恐非常歲之几前為敵者劉豫主兵者劉麟所
驅用者吾山東淮甸之民今以金主易劉豫以四太子

易劉麟以虜騎易吾民是豈可忽乎二大將宣撫兩淮固其職矣然未見別有大措置必可以固吾圍者近惟張宗顏數千人趨合肥滿甲寅歲豫賊至楚州兩辰歲豫賊過濠州皆在九月十月之間非無大將未嘗前知今可保復與此乎自古保江必先固淮曹操不能越濡須符堅不能出渦口魏太武不能窺瓜步周世宗不能有壽春皆以我先得淮東也今淮未有必固之理而欲恃江以為重何可為萬全計前歲聞以四大將自池州而上直至平江之境各分其地州郡皆不與此固勢必如此然以兵捍疆場乃所以為民保境土若將帥與州郡不相聞則兵民分為二境土何以弼濟往時杜充失

守之因江上兵非不多自王夔先遁於采石諸軍皆潰無復捍敵吾民奔避不及反為潰兵剽略得乘之南渡此相公所知也况本道界分已自無劉光世一軍若以他軍那融添補則兵力厚薄尤可見今若責江淮於將帥而使守臣表裡得共為之計猶可待不虞若淮未能固而必恃江以為守則王夔之戒不可不思某久在山林不聞廟議既不得已於此懲往者召公之困誓不敢復出一語然平日拳拳之心有不能終愧養食者因季華行輒私布之本府惟有民間自欲團結可使保鄉里漸已料理復恐議者不知本末謹具劄子稟達其餘數十條併附之別紙此非其職徒以相公平首相予之

厚望其借率思致與人之言以答毫末皇恐餘祈倍保
鈞重上副眷倚不宣

又與秦相公書

某頃首再拜上啟僕射相公鈞座某昨日早過中忽遽
上狀必獲呈說即日伏惟鈞候動止萬福虜自昨日探
報後未有繼至者張少傅處見錄到偽榜本必已繳申
狂悖之志可見傳聞既廣遠近不無震駭姑示以持重
鎮安人心而密計所當為者以俟朝廷處分然可施行
事不一未易遽陳竊料廟謀必皆有定策今松江一帶
自江州直至臨安幾千餘里順流而下無非可隄防者
昨虜兩至江上審觀形勢已熟四五年來又多得淮浙

人講究利害宜無所不至必不更循舊轍當有出我不
意者則我恐亦不當但以前日待之詞之衆論多謂虜
前兩至朝廷先失之畏而不為守計故但退避彼得乘
以渡江後失之怯而不為戰計故僅能守彼師老得以
善去今日之算惟一切反此內力為守備使賊悉無遺
策外示以戰形使知吾無所憚姑存和議佯為小屈以
觀其變彼實畏必以詭怒之辭迫我而不敢來若
疑而未決則必且擁重兵向江以當我：堅壁不動與
之相持待其糧盡力屈則惟所欲為不識亦足聽採否
目下急務莫若先棄蕩積聚使無所仰食以代其謀縱
有不及亦勝不為若朝廷不欲便行則但委諸將分為

固不害事我所儲備尤不可緩本路建康最號豐足凡計之內外諸司一金以上共不滿七十萬緡米六七萬石而已他州可知常平糶米并買牛更乞詳變輕重民去接新已近闕牛戶早未裁損已徧脫木人各自擊盡亦不至甚病姑存之亦善某職守過計仰恃春予不敢自為形跡概借其粟達繼此有可效區區者亦當節次續開伏幸寬明貸亮日痛牽強書不成字餘祈倍萬善保鈞重不宣

又與秦相公書

某頓首再拜上啟僕射相公鈞座暑氣日增而辰伏惟躬候動止萬福某近具狀託季承晁撫幹詣屏不稟達

必獲塵浼前日忽奉金字牌被旨以淮西江東西湖南地京西路牛疫恐民無以耕委令逐路各取常平諸色錢物遣官出產處收買租賃與民仰見君相勤恤民隱纖悉備盡即已取會諸州見管常平錢物選擇差官然詢之民間蓋有可疑者不敢但已今歲耕牛疫死處誠廣不但牛而已雖虎豹羆麋鹿野獸等棄死山林原野所在皆有然幸在春耕之後今民犁田已種秧種時用牛不多正使得之已不及事但可收刈後於秋冬間為來歲之備滿其所損路分自湖湘至唐鄧無有不被害者所餘惟兩浙福建二廣出產除福建外止是二廣次則兩浙二廣非數月不可致兩浙昨經淮南營田牧

買後亦不多有今正暑時牛畏暑而行緩日僅三二十
里田家作苦護養餵飼不敢竭其力置之林薄阪塘陰
涼之所如視其子朝暮惟恐有傷今少則不足濟其用
多則不能維得蓋不可使冒熱遠行且賣牛者多姦弊
疾病老瘠所遺官未必能盡辨皆不敢任責萬一強之
使行或倒死道路或至此疫未已而細民懼死必償直
不敢從官司租賃遂成無用其卧起之節水草之候兵
卒所不解須寄養於民亦必非其所欲不免科擾久之
損折則坐失常平錢不費連日遺邑官徧歷農畝其言
大抵畧同未知他路利害如何此吾君惻但惠下之澤
有司奉行唯恐後而民言似不為無理故竊私布之執

事幸乞誠留聽採如有可議即與詳度行下府境二麥
大稔冀亦無害數日前微覺缺雨忽通得一晝夕遂稍
足行宮園本間已進入不知有司取否見張少傅說中
間與禁中所定本半有相合者其東面欲侵為廊地張
少傅已先築牆展出十餘丈在外此一事已諧矣餘更
俟命煩責不勝愧悚更冀為國倍加保煉不宣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屋洲刊本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

書

與曾天游書

某頓首啓稍不承動靜日積馳仰高秋即日伏惟台候
萬福見報懇辭比靡何其甚高而進陟經閣仰見聖懷
開納之重併以慰歎某勉強已兩月前所當料理者稍
就緒免民絹橫歛二萬八千匹芻陸連逮至者二十萬
束疲瘵似少蘇儲廩有未歲之備可以藉口言歸矣願
防冬未敢請曾探報云、當畏知朝廷會三大將必詢
所為計誠得策然須各極其說而斷歸於一還以授之
使其心以為可行而無異情緩急肯相為先後乃可望

成功此魯人所謂疆場之事守其一而備其不虞事
至而戰又何謂高者也此年常患出不虞而無備欲戰
而無備無一可守故爾諱岳主戰張主守韓志在漢張
志在江此人所共知不知皆均見其理而身任之于抑
意各有向而姑為之說乎韓輜重盡在山陽張輜重盡
在建康江淮之不同勢使然也則言戰者未必能必勝
言守者未必能必固要之戰守二者何可偏廢江之與
淮亦強弱進退之間惟吾謀一定則可戰可守或江或
淮惟敵之為往處歷中韓范二公在西方韓欲戰范欲
守初亦不同久之皆自為過故末年還朝相與共獻策
極論戰守參備之計是時元昊力未和庸議欲遂從之

而二公深以為未可請以和議為權宜戰守為定務且
謂元昊欲窺閩中非獨其志亦吾漢人陷沒者贊之以
自圖富貴今日事勢有相類者李成孔彥舟徐文舉既
皆為腹心近復閩以鄴境守拱州去歲叛兵已蓋散遣
而後集與之其情可見是安得不思惟計戰守者兩盡
和議成我固受其利不成我無所失此韓范之說也不
識嘗見之否家有韓公家傳載之甚詳通揚朱漫錄附
呈恐或可佐論思某職在內地當敵者三大將豈敢言
代庖之戒夜中偶不得眠過慮及之旦起適有使人故
私以告公不覺累數百言幸無以語他人向冷萬為
時自厚不宣

又與秦相公書

某頓首再拜上啟僕射相公鈞座某初八日上狀當獲
呈說即日伏惟鈞候勛止萬福旌鉞望中外經濟不無
少勳廟算豈自前月二十九日順昌敗後別未有動息
縱益兵復來亦未能及盛暑受借其衆恐亦未必一血
速犯所忌幸緩兵稍集張少師出軍已四月間欲以未
日就道將士極銳有自殘請行者殊可喜嘗與之高榘
賊情似有來間欲僞者計已七壽春伺敵為進退劉鈞
一軍既無虞令堅守順昌為得策但王德既行甚反側
書訴於張累故十言盡發劉侯平昔曲折以謂若復謀
部曲即自刎首淮上張亦稱其人可用材過目前諸備

裨抑之恐生事朝廷謀許自為方畧包籠之其官已高
去節鉞近方畏屬人宜可詭以成功惟榘貨務積鐵戩
日已竭尚未有張軍後旬之備而省劄連下支太平州
樁管與劉鈞激賞除絹外皆無有念不可緩已逐急那
移免撥具中明若不足數或當於折帛錢內應副絕此
若更有支降必不能辦前嘗妄議免起本路大禮錢帛
及諸司於格合起錢正慮此更乞少賜裁度斥准鋪點
檢差齊整比來避寇人都無至者應是却稍安居此間
極力彈壓殊不驚擾但聞浙西頗紛數日前不得已
作留守司將具虜事狀與預為防守者少慰安之矣本
職瀕江合措置事不一畧未有備謹留以待而冀軍民

書屋校讎書箱
迎改前驅以日為歲敢乞趣戒幕府俯徇奉情正熱除
祈涉履倍為保重不宣

與梁仲諤論權貨務書

某政近嘗附問以昨來尋心已呈浼寒力未解即日伏
惟台候萬福竊審無領經制使事國計之大今日先務
孰急於此非牛刀餘刃其誰能濟甚慰公論某哀蕭無
補主慙尸素已上章請開旦暮待報尚有一事未行聞
猶須任責戶部大軍錢糧泰預總領自去歲冬權貨入
納大虧中間幾至乏絕殊可寒心偶府中經畫收拾得
少歲計乃有密狀於朝以為有三十萬緡者遂置指許
免撥盡贖二十八萬緡僅免生事然已竭澤矣而權貨

之窘如前問之蓋緣昨蒙戶部回易庫賣鹽群商趁法
必變更相扇惑所以至今相持甚堅也萬一或果有此
意不若早為之所不然即須再下一黃榜委曲申告必
不變之意庶或退聽今二月所支全未有備而本府所
藏亦無幾不得不以誠告不准有司未有以塞責而解
廷所失畧計之已百餘萬緡鹽場但支待欠舊鹽約至
四月方盡乘踏坐視無肯先下鈔者則有出無入所失
又不止此豈為小事幸速留念不勝朝夕之望餘無倍
萬自厚不宣

與秦相論減梓獄事書

某頓首再拜上啟僕射相公鈞席連雨尚有餘寒即日

伏惟鈞候萬福某近嘗託徐度司封上記必獲
 批蒙庇祖遺賦梓事竟煩廟議移獄公朝正名分嚴賞
 罰固一民不可使有冤不得不盡其情但無狀仰設委
 寄愧休無以自容已具奏乞降指揮遣一御史按驗然
 區區之私猶欲少伸於相公近世殘虐常患不出公道
 人自為黨更相與奪故名例植而賞罰隨之此有識者
 扼腕憤歎欲正而不得者也梓前為壽昌令以治狀為
 臺臣所薦得改官堂除近以公事決責宣撫司軍兵自
 言不畏強禦改為之類者亦交口稱譽其為人宜當如
 何而所犯狼籍殆非他賊更可比有司具伏畧見入已
 者為錢九千貫銀五百五十兩絹二百匹綿九百兩又

去官後猶盜庫錢三百五十緡官木二十條此其證佐
 來歷分明不可掩覆者其餘牽連謀見尚數十緡與因
 喪取之部民者皆未暇問也不識為長吏者從前日盡
 名庇之乎正今日隱惡勅之乎以律言則監臨有犯知
 而不舉減罪三等以紹興五年勅言縣有罪監司按舉
 而州不舉減罪人非五等就其間一事某去歲到官之
 初首論民間疾苦乞減內藏庫和買稅七分折納見錢
 貫省蒙 上聞約亟以金字牌報可德意始傳聞
 境歎呼幾至流涕倚郭上元令曾辰進疾多折至八貫
 省而不入已去冬因民訟即奏削見勘梓多取乃至十
 貫四百省而盜其五貫四百貫入已朱鈔具在此宣撫

司首所奏事若以宣撫司不應奏本府亦能而不治他日曾既被罪披訴朝廷覆視得寔或諫官御史風聞有言則將何辭以對惟持法不容人固不相容也祥先決宣撫司軍兵本自非理正緩急欲藉口自解免宣撫司軍兵墮其計中遽越職論奏自反之失何預本府事而自以為嫌某所以不遣官體究得寔之後判然不疑力代其謀一以法令從事庶幾泰以大臣守陪都稍異流俗為天下發一大毒少正羣兒妄譽誤賞之弊或可上補朝廷公論豈意罪人尚敢伸其說宣撫司蓋與並肩而立何所重輕自到任此惟齊以禮法秋毫不相假借故能各守其職只如近者朝首相度修戰船恐為民病

尚不能從况其甚者流落半世正坐無所俯仰今老得一州乃觀望同列誣人功罪於行闕數百里之內不顧旁觀自喪晚節意欲何為相公見知有素必未聞之至此自是奇蹇招感所至皆然每欲遠還山林不敢一日為苟安計初若畏儒可笑今當信其非偽無緣晤者竊恃眷予煩噪不覺盈紙悚息無已尚幸於察檢會前奏早賜從允不勝懇禱之至餘祈上為興運倍加保重謹上狀不宣

答王從一教授書

某啟咫尺久不聞問近張漕歸云數相見動靜頗詳差以自慰身介忽枉手字并三文編仰佩厚意感激無喻

秋高喜承通日尊履佳健盛文典雅固所欽味校正大白集尤見誦聞精審每如此春秋義多事蹟尚未能終篇所論威公無王一事自三家失其傳其說皆謬悠無當後之學者欲求於絕學之後而自信其臆決固未易輕指辭也惟深於經旨者以類考之或庶幾焉早歲聞先達道劉仲原父之言似差近而不盡不知嘗見之否其云諸侯即位三年喪畢然後朝王而受命威之元年二年猶在喪未知其果不朝也則以常法書王以俟之至三年喪畢而不朝則不朝矣然後沒王而絕焉此考於禮為是也乃十年有王為三不朝之節以存公或可矣而十八年不當其節遂不為之說則不可通意者無

王猶沒公也魯公不書或諱或貶此論弑君之賊其罪不專在朝與不朝春秋立法亦不專在威弑君不討雖周王亦與有責焉何以知其然莊書王來錫公命與信以妻為母書王來歸含賵及會葬王皆去天是不獨以責威與信可見矣弑君而不討其過有大於不朝而錫命成人之妾以為母者則去天不足言也其為王者廢矣是以併王而沒之歟此為周王與威言也然王者天下之主也十者數之一周也天下之王若因威而遂使數一周不得見則過是天下皆無王矣可乎坤之上六曰為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則於數之周一見王亦嫌於無王者也至十八年而有王所以正王也前之沒

王所以治王與威也若未遂沒之則後世凡弑君者皆可以王分惡而終不見誅於春秋矣亦可乎故復學王而示之曰王雖不王弑君者不可以不治所以示天下而來來世此不為周王與威言也何休亦微知之而不能竟或曰威既弑君矣自不得有其位何用以在喪常法待之乎此其言是也而不通於春秋之義凡春秋雖立一王大法而其文必因於史蓋當時凡弑君而能朝王或諸侯與會者皆免討衛州吁弑君石厚問定君於石碯曰王親為可此朝而得免者也曹負芻弑諸侯來討公子喜時為之請曰若有罪則列諸會矣此會而獲免者也凡此皆因之末造而史之文春秋不待而易

焉故春秋凡弑君之賊惟陳佗衛州吁齊無知因國人與諸侯之討而得正其賊之名其餘凡不討而成其君如齊商人曹負芻蔡般者春秋皆不名也以為彼既君之矣其惡不待貶絕而自見吾何加焉姑從其文於未造之中而正以義則何傷於一王之大法乎竊以是為經之首老懶多廢忘又適書當至刑酢不服以長者好學之為不覺發此云亦哀斯道之將墜也不識以為如何有所商榷却與一論漸涼萬一除愛不宣

人答王從一教授

某啟稍不聞問方深瞻跂人至忽辱手字承履此初著勅止安佳長歲過勤仍示春秋解義一卷併荷厚惠解

義讀之終篇雖未盡見所蘊如論王正月與不以日月
為例若人入向論入義得於經已多但反欲定專門於
三家則恐未然由漢以來此學久廢不明正惠諸儒不
能以經為主其交攻而力爭者惟三家之勝負夫三家
安從出我為漢儒之說公羊穀梁已自別為齊魯二學
使二人者授受果皆出於吾先君 敬而之四夷
八蠻未嘗不同也何齊魯之辨今齊魯百里之間尚不
能一而欲於數百歲之後 擇其一以為真可乎劉歆
知其不然故強尊左氏為丘明幸人信其好惡與聖人
同夫聖人之經具在不知直求其意而附會因人假託
以求其信雖或從之何異指晉為燕而泣然出涕者也

經固不可易明若專精致意反覆研覈察於先王之道
者明求於典禮者詳質於當時之事者審則吾先君子
欲以遺天下後世者亦豈不能原當時之事哉之典禮
而別更有先王之道哉如是而復以視三家不可謂全
無所得 其合於經者固在吾所去取而吾非用三家
為去取者也以孔子之聖求伏羲文王之道讀易尚至
韋編三絕今以春秋求孔子之意用力不知能如前與
否而遽謂決不可得其寔似過矣惟加之意而已兩日
適中寒濕謁告旦來方小快枕上口占不能多及餘倍
萬自愛不宣

某督項張暢叔書來數道足下好學自力不肯苟合志
行甚美每恨未獲一見去冬忽奉手書固欣然出所願
發緘疾讀則文辭之興議論之偉蓋又奇暢叔所未能
盡言者誦詠慰喜之懷不待言而可知也即欲為報屬
體事遽興春末粗能枝梧身後大病久之少安則相繼
酷暑異常衰憊殆不能堪人事一切皆置積此三者不
覺遂至今愧仰尤不勝叙高秋氣爽即日起居住健不
知尚且食嶽祠之祿否江西連歲戎馬安靜夏旱聞不
至甚傷農足下既不輕以求人亦未易有能知足下
者想從容圖史之間深居簡出厚養而薄施其儲蓄愈
多亦足以自娛本欲屈從者覽臨幕中復念勉留於此
切信萬珍厚不宣

碑

忠烈廟碑

晉尚書令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卞公諱壹
字望之蘇峻之難父子皆死故墓在建康牙城之西舊
治城之南司命宮之側歷代奉祀惟謹而廟貌不立偽
唐保大中始作忠孝亭於墓北歲久堯地慶歷三年龍
圖閣直學士葉公清臣復封植立石為表後五十年當

元祐八年天章閣待制曾公肇易亭為祠圖公像其中
載之祀典春秋命有司從事又二十七年當紹興元年
金人渡江之後資政殿學士葉某蒙恩分鎮兵火初平
城郭邱墟欲修二公之舊而未暇又七年大駕臨幸還
錢塘詔即建康為留都上不以其老且無能復付之官
輟乃克即墓南度地為廟請於朝下太常賜公廟額曰
忠烈於是為正室三間以設公像列公世子贈散騎常
侍盼次子贈奉車都尉盱從公俱死者於傍以侍中崧
公紹配食環以列庶繚以周垣增飾北域名木禁芻牧
無得犯工三月告成躬率僚吏奉少牢之奠告於祠下
初建康之民去公遠莫能盡知公之節及天子褒顯暴

耀新宮屹然衣冠咸會於是士女奔走歎太息或至
流涕皆有感激奮勵知以身殉國之義某曰嗚呼禮義
之感人豈但教告蹶率而後聽哉然世知公死之為難
而未知使公得生必可以興晉而不克成焉尤可惜也
自古為天下未有不合羣力衆智而成其間必有卓然
特立超出一世之上而不與之俱者然後能矯拂一世
之俗以為之宗而天下從之則以治易亂以存易亡惟
其所欲為東晉立國江左孰不曰王導之功嘗謂晉不
能復中原一天下正導之罪此其故何也凡晉之失在
於祖虛誕而賤名檢樂佞倖而輕節義眩華靡而畧功
實是以因循苟簡取給目前訖至於亂而導曾不能反

是乃欲因之以求濟其區；自救不暇非導軌為之乎
天下大物也物與物何足以相遠在易之大過曰澤滅
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孔子序易至大過
既濟之際為之說曰有過物者必濟夫必有過之乃能
濟之晉有三人焉以身捍患料敵制勝曰溫太真嚆精
誠遠慮明見事機曰蔡道明護維持紀綱約之軌物則
公而已太元以後天下事皆得道明謀之太真行之而
公守之雖內有王敦蘇峻外有劉聰石勒其何能為不
幸太真早死而公僅劬於一戰道明雖在已不勝其衆
矣此所以終其世不競也歟因追考其事論次為公廟
碑兩繫之詩以遺後之君子公惟不亡尚足慰其千載

之意云其辭曰

五馬渡江晉南奔乾坤震蕩四海昏孰扶此都創本根
茂洪陋矣安足論我評三士參高騫為世作室身墮垣
惜我其類不得繫神州陸沉熙與援棄捐名教資清言
頽波一律來渾；卞公特立尤雄尊卒殉以身表厥元
二雛從公如清溫寧公已死身獨存公歸在天朝帝闕
血面訴帝忠不寬歲時來臨從旗旛覽觀江山望中原
後先二雛屬索鞭下視豺虎猶驚吞新宮崇；俯前軒
招名日星白今恩潢汚之水薦藻繁哀歌節緩芬桂樽
祥颺颺然下脩則尚慰千載忠孝魂

傳

賀鑄傳

賀方面名鑄衛州人自言唐諫議大夫知章後故號鑑湖遺老長七尺眉目聳板面鐵色喜劇談當世事可否不畧少假借雖貴安權傾一時小不中意極口詆無遺解故人以為近俠然博學強記工語言深婉嚴密如次組繡尤長於度曲擬拾人所棄遺少樂括皆為新竒嘗言吾筆端驅使李商隱溫庭筠常奔命不暇諸公貴人多客致之方回有從有不從其所不欲見終不貶也初仕監太原工作有貴人子適同事驕倨不相下方回微廉得其盜工作物若干一日屏侍吏閉之密室以杖數曰來若某時盜某物為某州某時盜某物入於家然乎

貴人子惶駭謝有之方回曰能從吾治免白發即起自袒其膚杖數十下貴人子叩頭祈哀即大笑釋去自是諸扶氣力頽頽者皆側目不敢仰視是時江淮間有米芾元章以魁岸奇詭知名而方回以氣俠雄爽適先後二人每相遇瞋目抵掌論辯盡起終日各不能屈談者爭傳為口實方回所謂詞章既多往來傳播在人口建中靖國間黃庭堅魯直自黔中還得其江南梅子之句以為似謝元暉然以尚氣使酒終不得美官初娶宗女錕籍右選字中書清臣執政奏換通直郎為泗州通判悒悒不得志食宮祠祿退居吳下浮沉俗間稍務引遠世故亦無復軒輊如平日家藏書萬餘卷手自校讎無

一字脫誤以是杜門將遂老家貧甚貸子錢自給育負
者輒拆券與之秋毫不以丐人其所與交終始厚者惟
信女程俱致道方回既自泉其平生所為歌詞名東山
樂府致道為之序畧道其為人大槩矣而予與方回往
來亦極款乃復為之傳使後世與致道序參見云

誌銘

夫人慕容氏誌銘

紹興九年某被命安慰江東選諸僚得上元丞趙君公
泉識慮深遠儒學飾吏奏辟為幹辦公事適值防江回
祿事隨日生凡興葺悉委之十一年柘臯之後遣詣軍
前計事聞其母謂之曰汝勿以我為念當盡忠公家因

與其子偕出門而之長子所某固敬之明年以疾來告
繼聞不起某亟走介致賻贈未幾二子以周君葵之行
狀來請銘夫人之賢非某其誰銘夫人姓慕容氏河南
人河南郡王延釗之曾孫祖 父彥義母王氏夫人幼
莊栗謹孝叔父尚書公諱彥達為擇配時朝議大夫趙
君諱望之負賢德時承平諱言兵君推廣李衛公六花
陣法以獻俾試中書尚書公遂以婦人歸之事二姑悉
得其歡心閉門蕭然朝議君以所生夫人捐館憂毀傷
生夫人三十躬蹈艱苦保養諸孤擇名儒以訓子故二
子俱擢第諸女皆適賢士幹辦君初調隨州司儀軍事
南道總管張忠文公叔夜辟置幕下力贊勤王從其行

會育旨令回京師再告急文忠公領兵復勤王夫人長
子時為鄧州穰縣丞率民兵以從幹辦君奉夫人復隨
道遇劇寇圍之數重皆失色夫人呼其首至與前告之
曰京城失守兩宮北狩正忠臣義士取功名之秋况汝
等皆國家兒郎何苦作此我長子已率兵勤王此次子
也能從吾兒可轉禍為福衆羅拜曰知吾母來故迎候
耳非有它也夫人命幹辦君統之誓於衆南下至棗陽
聞於州方以乏兵為憂遂俾幹辦君帶兵知棗陽君朝
夕訓練聲譽隱然薛廣王在不敢犯境從它道破隨君
提師收復聞於朝道梗不得通明年新知州楊卓來交
事侍夫人避地大洪不獨免於難卒保一城生聚夫人

膽畧烈丈夫有所不能晚年康強二子互迎之官諸塔
亦顯士林榮之紹興十二年冬十二月十三日以微疾
不起享年六十有五以二子陞朝封太宜人明年春二
月九日丙申葬於常州宜興縣永豐鄉太乙山之原長
男公某左朝奉郎新通判建康軍府事次公泉左承議
郎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司幹辦公事女通進士沈師與
次通迪功郎褚震次通進士陳元基次通左承議郎直
秘閣權發遣襄陽軍府事茶安強次通從政郎錢憲孫
男彥衍彥衡孫女通迪功郎靜江府司戶參軍韓恂曾
夫人平居寡言笑不見喜 遇事英發訓其子曰持身
以節儉為先當官以勤恕為本汝父用是道積以及汝

究內典嘗自贊喜神曰丹青得意以為真一筆掃成身
外身不二法中無這箇到頭那箇是真形嗚呼女史所
書嘉言善行固多矣未若夫人在父母家為淑女既嫁
為孝婦相夫為令妻教子為賢母忠言可以回強暴之
聽高見足以脫危急之難斯可銘已銘曰

赫赫勲閭

慶源委長

奕世載德

鑽熱流芳

篤生夫人

正靖慈惠

承上撫下

內行潛修

來嬪大家

令問肆揚

禱姑然香

旋獲感應

孝德彌彰

夙擇名師

用訓厥子

連登桂籍

侍迎就仕

中原多慶

挈家南來 遇事英發 狂暴亦回
深惟懿德 宜享百年 爰卜新宮
永豐之原 既固既安 克昌厥後
列此銘詩 以昭賢母

石林居士道康集卷第八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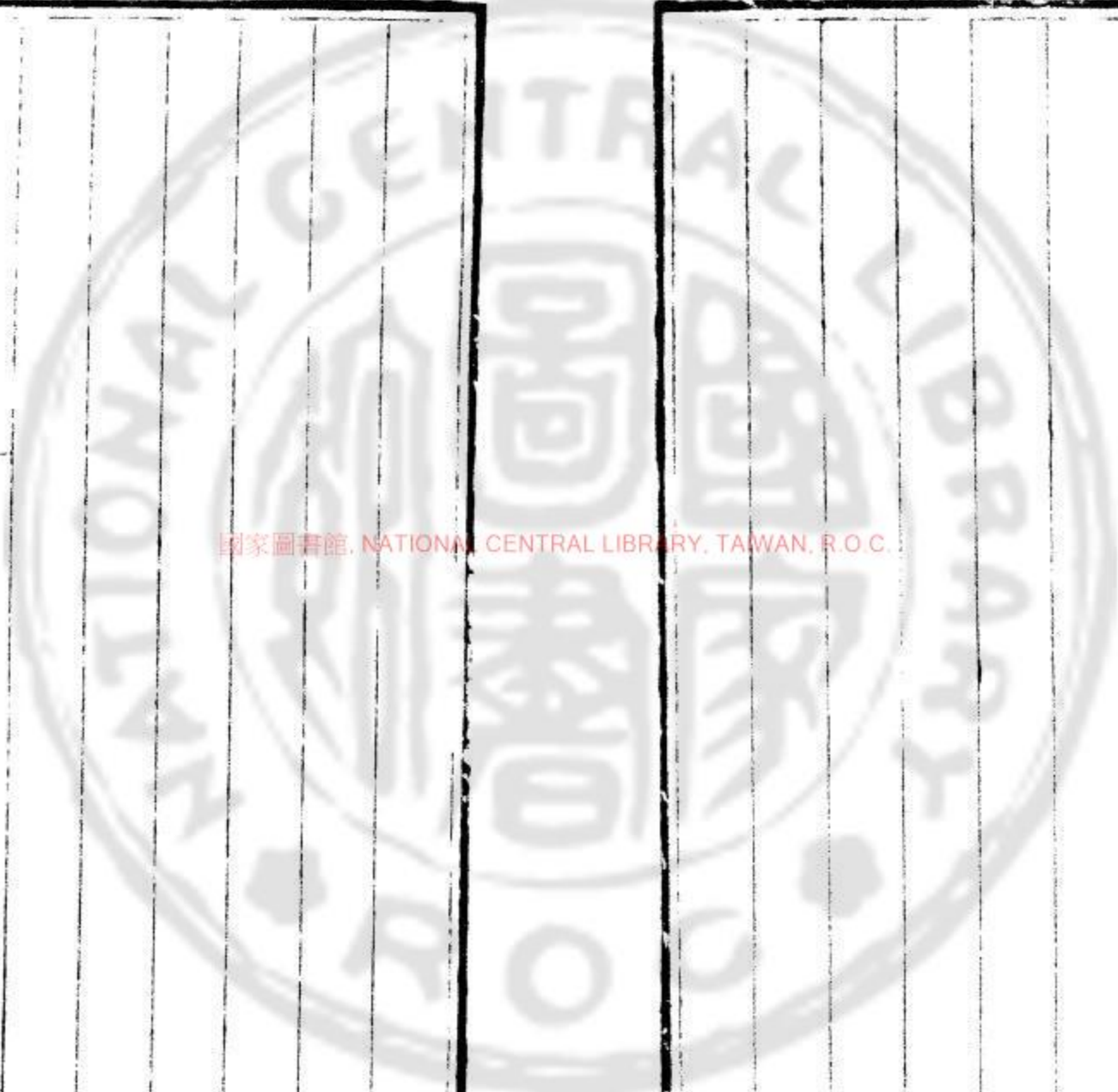
右先君大御手編建康集八卷乃大父左丞
紹興八年再建康時所作詩文也別有總集
百卷昨已刊於吳興里舍姪凱任總司酒官米
索此本欲真諸郡宰併以年譜一卷校之庶廣
其傳云嘉泰癸亥重陽日德謹題

Blank vertical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left page.

東武別大東

Blank vertical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書屋校訂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